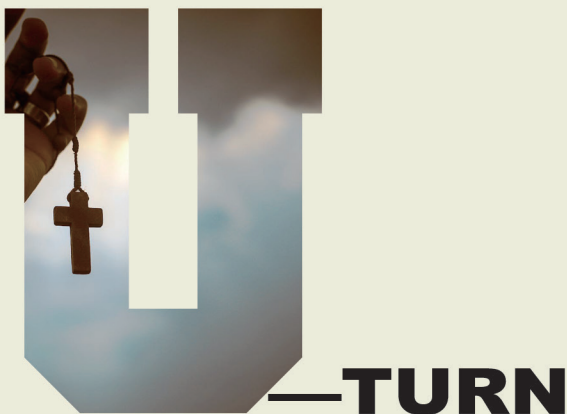


生命的



恩福神學生見證集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生命的U-Turn 2

主編：劉良淑

編輯：李蕙

封面設計：張東

出版：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E-mail: enfu1994@gmail.com

Website: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Tel.: 949-556-3033

2020年12月出版。版權所有。

The U-Turn of Life

Chief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Sophia Li

Publisher: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E-mail: enfu1994@gmail.com

Website: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Tel.: 949-556-3033

Copy right 2020 by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論到世上的選民，
他們又美又善，
是我所喜悅的。
(詩16:3)

**願神的名
在祂所揀選的人
身上得榮耀！**

目錄

序言

神的熬煉與期待	思祈	1
從憤世到獻身	葛浩	9
一個媒體人的信仰之路	一禾	17
出黑暗，入光明	曾森	27
上下求索與天命有歸	陳知綱	35
我的恩典夠你用	薩林娜	45
舉自塵土	郭易君	53
神和我對讀書的熱愛	李曉滿	61
若尋求祂，就必尋見	謝昉	69
尋找信仰與社會的答案	李泉	77
火車奇遇	李晉	85
我心靈得安寧	康頓	95
從誤解救恩到全然獻身	亞伯	103
祂救我到寬闊處	周旭	109

上帝信實的保守	華客子	117
脫離虛無，服侍真神	王俊	123
真理與自由	任小鵬	133
信仰活化在我心裡	劉彪	141
一個“信二代”的小故事	曾安臨	149
成爲我異象	孫澤汐	155
信仰的轉變	柏雨成	161
文學青年的信仰之旅	雪音	165
一生獻作活祭	郭士恩	177

序言

恩福基金會（後又名「恩福文化宣教使團」）在1994年創立，宗旨是為了培育神國文化宣教的人才，期盼藉著他們在不同領域的耕耘，逐漸改變傳統中國的世界觀。1996年，我們設立恩福神學獎學金，到2020年，已經支持了52位神學生。

2010年，我們把頭三十位神學生的信仰見證編輯成冊，書名為《生命的U-Turn》。從那時至今，恩福又接受了22名神學生及一位宣教士。他們大多屬於八零後的菁英，在風雲丕變、詭譎叵測的世局中，他們毅然回應了神的呼召，把一生獻在福音的祭壇上，為永恆的國度委身。他們的靈魂印烙十字架的記號，並且存著受苦的心志踏上這條不歸路。

當年，主耶穌清楚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又說：「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因此，跟隨基督絕非易路，必須具有破釜沈舟的決心，與對黑暗權勢不妥協堅定的立場。為了持守真理和原則，他們必須付上昂貴的代價。

每位恩福神學生皈主的歷程迥異，但當屬天

聖潔的烈焰照射他們時，他們都經歷了生命的翻轉：基督寶血洗滌了污穢的心靈，使他們確立了聖經的價值觀，進而重新塑造了他們的人格。這是聖靈住在他們心中的結果，也是他們日後跟隨耶穌的憑藉和把握。

恩福的異象，首先是喚醒華人基督徒，在傳統中國文化土壤中，用神的話重構世界觀，以絕對不變的真理，引導知識分子擁抱基督救恩。繼而是在恩福家人中，建立「文化宣教的團隊」，彼此真誠接納與相愛，在事奉上配搭切磋，活出合一的見證。

事奉主是一生艱辛的挑戰，在曲折蜿蜒的天路中，時常會遭遇烏雲與風暴。然而，主總是我們的避難所，祂會保守我們到底。《荒漠甘泉》有一則故事，有位母親把一個瘸腿又駝背的孩子帶回家，與她兒子作伴。她提醒兒子，不要說任何傷害這孩子的話。於是，她躲在一旁聽他們的對話。她兒子對那殘缺的孩子說：「你知道你背上背著甚麼嗎？」那孩子十分窘迫，一句話也答不上來。她兒子便接著說：「這是一個裝翅膀的匣子。有一天神要替你把它打開，那時你就能像天使一樣飛了。」是的，我們事奉的困境，常成為神讓我們靈性飛翔的「匣子」。

過去二十幾年，我目睹了恩福神學生在靈

裡成長茁壯的過程。神給他們不同的信仰功課，使他們可以經歷祂的信實和偉大。這二十幾篇作者的生命樂章，彈奏出他們內心對神的頌讚與敬拜。

2020年是災難叢生的一年，尤其在這歲末年終之際，當我細數神奇妙的作為時，不禁內心發生讚嘆。這三個月來，恩福的同工殷勤編輯此書，可以在聖誕節之前把它付梓，以饗更多的讀者，這無疑是神特別的祝福！

恩福會長陳宗清
寫於2020年12月3日



神的熬煉與期待

思祈



我 出生於中國大陸青島市，祖上幾代均為信徒，不過父母這一輩幾乎都是在共產黨的教育下長大，所以小時候我對於基督教知之甚少。

我的祖父自1949年隨國民黨去到台灣，由於政治局勢的關係，只得一直留在台北牧會，與身在大陸的祖母與父親兩岸相隔四十年。1988年大陸剛開放，祖父便馬上回來探親，給我們帶來了聖經。那時候我只有六歲，不過對於聖經、祖父與我們吃飯前的禱告，甚至媽媽曾經講過的耶穌受難故事都很好奇，就開始拿起聖經來讀。當然，祖父帶來的聖經是繁體字，那時候我還小，很多地方都看不懂，自然也沒有讀多少。不過從那時起，一直到上大學之前，我心中就一直認為有神，有時也會向神祈求，可是這位神與我個人卻沒有發生直接的關係。

認識頂替巴拉巴的主

2000年，我進入山東師範大學讀歷史。在講求實證的史學研究過程中，我漸漸認為，神因為無法考證而並不存在，只不過對於基督教我仍心存好感。時值青島家庭教會迅速發展的時期，母親與她的兄弟姐妹都相繼信主（母親家庭已是三代基督徒），對我時有勸勉。

我在大學四年級準備碩士入學考試之前，有一段“探索”時期。面對考試的壓力以及今後人生的選

擇，我開始重新思考，並且相信我選擇歷史專業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事件。在母親的禱告與勸告下，我開始有了與神的初步交流，親身經歷到了神所賜的勇氣與平安，也開始相信，是神使我走上這樣的道路，我的未來也不是漂浮不定的。

考試順利通過，我被北京師範大學錄取。整個考試過程中，我發現了神奇妙的作為，因此在考試結束以後，我聽從母親的建議，去到山東神學院，探望她在那裡學習的幾位朋友。

2004年4月25日，我第一次去到神學院，進入教室，參加禮拜，對於一切程序儀文都感到十分陌生，甚至不知所措。然而，當牧師講到耶穌換下巴拉巴而被釘上十架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好像是巴拉巴，本應受死，耶穌卻替我而死，因此感動得流淚。

當天，和神學院的四位弟兄姐妹在禱告室裡，我做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禱告。從那一刻起，神成為我生命的主。之後幾個月，我幾乎住在神學院，直到畢業。

2004年9月，我去到北京，攻讀世界中世紀史。當時我身邊沒有任何基督徒，不過神早有預備。和我同班的韓國留學生，其實是一位對中國極有負擔的宣教士。因此，我在北京三年的研究生學習，幾乎變成了神學學習；每週韓國牧師與我一同禱告團契。從查經開始，到神學研讀；從只有我們兩人流淚為中國、

為校園禱告開始，到2007年我離開時，成為15-20人左右的小型團契。

2005年12月11日，我在韓國釜山的教會受洗歸入基督。隨著對於神的認識與經歷的加深，我立志跟隨祂，而且我對校園福音滿有負擔。由於能夠順利繼續史學研究，我也深信這是神的託付，所以希望能夠達到較高的學術水準，以便在大學任職，得以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大學生，以生命影響生命。

效法李愛銳的心志

選擇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完全是出於對於蘇格蘭宣教士李愛銳（Eric Liddell）一生經歷的感動。申請學校以及IELTS考試的整個過程，讓我看到神明確的在前開路。有一件經歷不能不提，這個見證使我之後無論在何種情況中都能夠有信心仰賴讚美神。

2007年2月，我需要參加IELTS考試，口試階段都是在週末兩天舉行，然而出於我個人與神的約定，我下定決心：若是週日，我將像李愛銳一樣，選擇去敬拜神，相信若我尊主為大，神會用他的方式為我成就。為此我們的團契、以及其他弟兄姐妹在全國各地都為我禱告。

神是信實的神，祂的計劃與作為超乎人的想像；結果我的口語考試時間既不是在週六，也不是在週日。那一次整個北京-河北-內蒙古地區的IELTS口語考試時

間突然從週末移至週一、週二。神以祂獨特的方式使我們所有人驚歎，並將一切榮耀歸於祂！得知消息的那一刻，禱告與感恩已無任何言語可以發出，唯有仰面向神、流淚不已。

正是基於這一經歷，使我有勇氣在沒有任何資助與獎學金的情況下，仍然坦然將自己交託主的手中；雖然離開中國時不知前路如何，但心中因神與我同行而深得平安。

到蘇格蘭之後，我先是在歷史學院完成了一年的碩士課程，研究中國內地會與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然後於2008年9月開始進入神學院的博士課程，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教會自立運動與合一運動。與此同時，我也在愛丁堡的華人福音教會服事。

經歷幽谷後的再思

神賜我信心走上這段道路，然而由於經濟與學業上的壓力，我一直深感信心被熬煉，有時也因西方信仰衰退的現實而意志消沉。

碩士一年已讓家庭負擔沉重，對於父母滿懷虧欠；而進入博士課程後，獎學金仍無著落，第一學年整日四處打工，身心俱疲，處於靈性低谷。好在前面兩年有華人教會弟兄相助，借與部分款項，加上家中支持，勉強負擔過來；而心靈也在經歷幽谷之後，開始重新思考神擺在我面前的考驗。

2009年9月，當我再次得知申請神學院獎學金無望之時，在禱告與默想中回顧以往，重整思想，並清楚地看到了神多年以來的期待。曾經以為，神對我信心的熬煉，是我能堅信祂會助我讀過難關，卻不知祂的期待是：在各樣艱難之中我依然記得、並持守起初的承諾，以及內心因祂而生發的動力。

曾經多少次祈求神，幫助我站立，卻不知祂一直在等待，在困境中我能因著對祂的信而重新站立。想到這裡，在那一刻，我重新站立起來，不再求告祂拿走擺在我面前的困境，而是祈求賜我在苦難中仍有喜樂和堅強信靠的心。

出乎我意料的是，本以為父母會因負擔沉重而埋怨或是遠離神，可是神的恩典托住我的全家。父親本因祖父離開他四十年而心中不平，不肯接受神，卻因我的“遠走他鄉”以及家中的境況而開始學會交託，跟母親一同參加聚會，查經學習；而母親也在我心中負擔沉重之際安慰說：“神自有神的道路，是我們不曉得的……”

現在我明白了，當我在祂面前許願，想要去影響別人的時候，祂便應允了我的禱告，開始來破碎我的生命，並且重新建造。這樣有根有基的新生命，才能去影響其他生命！

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就

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40:29-31）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愛丁堡大學讀教會歷史
博士



從憤世到獻身

葛浩



我出生在江蘇省一個離海不遠的小村莊，在那裡度過了快樂的童年。父母很重視教育，從小送我去最好的學校。在高考中，我在班級總分名列第一，因而能在1995年進入復旦大學物理系。然而，大學生生活遠非我所憧憬的那樣美好；不久我便對科學失去興趣，陷入失落和困惑。

我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在文學和哲學裡飢渴地尋找，但始終沒有找到安身立命的答案。畢業之際，我感到很迷茫，對社會和他人充滿憤怒，不知該如何度過這一生。我開始申請美國的大學，希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經歷新鮮的事物。

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2001年夏天，University of Toledo 的一份全額獎學金將我帶到了美國。在全然陌生的環境裡，首先向我伸出友愛之手的，是一群華人基督徒。剛下飛機，他們就找到我，帶我去教會的迎新會和查經班。

之後，他們總是真誠地關懷我：打電話問候我，送傢俱給我，開車帶我去買菜。在中國，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一群人，因為一般情況下，如果有人幫助你，他一定是有所企圖，但在這些基督徒身上，我似乎看不到任何“企圖”。他們對我的關心是真誠而無私的。從他們身上，我發現了一種新的生命特質；他們的喜樂、平安和愛深深吸引了我。我後來發現，

他們當中許多人其實像我一樣，曾經都是中國留學生，也經歷過迷茫與掙扎。這給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想，如果一種信仰能如此巨大地改變人的生命，那麼這信仰必定有十分強大的力量，值得深入研究。

於是我決定每週五都去查經，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一直和他們研讀聖經，並探討人生和世界的問題。與此同時，神讓我經歷一些痛苦的事情，迫使我更深入反思生命的意義和本質。

此前，我一直相信自己的心靈是高貴而良善的；這是支撐我一切傲慢和清高的基礎。但當我剖析自己靈魂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內心並非我所想像的那樣高貴而良善；相反，我看見了巨大的黑暗和自私。那一刻，我內心的驕傲一下子土崩瓦解；我覺得腳下的地開始塌陷，自己正在滑向無底深淵。像溺水的人試圖抓住稻草一樣，我在絕望的邊緣揮舞著雙手，向上帝呼救。

2003年2月11日，我決志信主。我終於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和人生的港灣，心靈獲得了安慰和安息。

高過我的意念

我在查經班認識了我現在的妻子Tara。她當時準備去中國教英語，因此來華人教會學習漢語。六個月之後，Tara便去了中國，在山東聊城大學教書。2003年底，我完成碩士論文，也回中國，希望在聊城找到

一份工作，以便和Tara在一起。然而，神卻對我另有安排。我很努力地找工作，但一直沒有結果。更糟糕的是，為了專心教書，Tara決定和我分手。

我帶著一顆傷痛的心，離開聊城，再次踏上孤獨而迷茫的旅程。然而不久，一個出乎意料的機會來臨了：我在成都國際學校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上帝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祂帶我去成都，在那裡讓我的福杯滿溢。

經歷兩年的分離之後，Tara和我重新和好；我們在2005年底走到一起。結婚時，我們在成都買了一套公寓，擁有了自己的家。一年之後，女兒Nolene出生。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上帝就賜給我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雖然離開聊城時我悲傷愁苦，但神的意思是好的；祂讓我學習尋求祂的旨意，並向我展現祂豐盛的慈愛和恩典。

成都國際學校的基督徒氛圍對我也是極大的祝福。我剛進去時，是一個新信徒，還帶著許多疑問。在一群虔誠基督徒中間工作相處，不僅使我的信仰得到堅固，而且使我的靈命快速成長。在同事的介紹下，我參與了一個家庭教會的服事，成為福音同工，去英語角向大學生傳福音，並有機會帶領一支隊伍去四川西部短宣。這些經歷讓我越來越清楚自己的使命：向中國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傳福音。

神也改變了我對神學的看法。此前，受家庭教

會的反智主義影響，我對神學一直都心存偏見和排斥。2006年，一個同事推薦我上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中文神學證書課程，我有些遲疑。在他和Tara的積極鼓勵下，我勉強答應一試。然而，學完兩門課之後，我對神學有了全新的認識，看出反智主義的淺陋和危害，明白了神學對福音傳播的關鍵作用和意義。一方面，我看到一些神學瓶頸轄制了中國基督徒，使他們不能更深更廣地影響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另一方面，我意識到，要更有效地向中國知識分子傳福音，必須更深入地反思福音在中國文化處境裡的意義。為回應這些挑戰，我決定全時間學神學。

出乎意料的恩典

2008年夏天，我來到維真學院（Reagent College），開始了基督教研究碩士的學習。選擇維真，不僅是因它的課程結合了信仰和學術，更因它有中國學者項目，讓我有機會接觸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向他們傳福音，和他們建立關係，為我將來回中國大學教書打下基礎。

回想在維真的三年，我心裡滿有感恩。我不僅在神學思考上有所突破，而且和家人一起經歷了神的信實，並學習時刻依賴和仰望祂。在眾多經歷中，有兩件事情特別顯示神的奇異恩典。

來維真之前，我向朋友諮詢讀神學的費用情況；這位朋友來自非洲，曾在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獲得道學

碩士。他給我的建議是：如果獲得學費獎學金，就憑信心去；不要擔心生活費，如果是神讓你去讀神學，祂必定會供應。我聽取了他的忠告。在獲得維真的學費獎學金之後，就憑著信心，帶了幾千美元，將一家人帶到溫哥華。然而，很快我們的存款就所剩無幾，獎學金的申請卻失敗，我們似乎走到了絕境。就在這時，我實習的教會突然宣佈，將每月的資助增加到兩倍多，一下子就解決了我們的困境！在這件事上，我們切切實實經歷了神的信實和出人意料的恩典。

維真學業即將結束時，我讓妻女提前離開溫哥華，住在岳父密西根州的家，以節省房租，並讓我專心完成論文。我當時已被劍橋大學錄取，計劃盡快寫完論文，辦好去英國的手續，就和家人團聚。然而，事情的進展不如預想。

寫完論文時，我們一家分離已兩個多月，還有許多要做的事情，我真不知道何時才能和她們團聚。就在惆悵的時候，我突然收到了恩福基金會邀請我們全家參加退修會的通知！於是，分離兩個半月之後，我們一家終於在洛杉磯相聚了！

神的恩典還不止於此。我原計劃退修會一結束就回到溫哥華，但一位朋友建議我去密西根和家人多住一段時間，並願意為我買往返的機票。神的眷顧何等細緻奇妙！

面對如此浩大的恩典，我唯一的回報，就是將自

己一生交給主，讓祂使用。2007年夏天，我在上帝面前立下誓言，要將餘生獻給以傳福音和護教方式擴張神國的事業。我計劃在未來三、四年內獲得劍橋大學的神哲學博士學位，然後回國任教，向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傳福音，並努力使基督教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產生更廣更深的影響。

願神的旨意成就！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劍橋大學讀神學博士



一個媒體人的信仰之路

一禾



早在1993年左右，我在大學圖書館裡接觸到基督教的内容，比佛教稍晚兩年。作為一種思想，耶穌可為人性的典範，我心雖嚮往，卻不能至。自命為有理想的人，但對理想也不確定，只知道不能沒有。靠著少年時的理想慣性，滑行著度過了青年，直入中年，卻發覺每每陷入虛脫無力、得過且過。對愛，對靈魂，都是模稜兩可；對自己，進入中年之後則越發覺得很多時候搞不定。

初信之時

2004年5月，我的女友果子接觸到基督教，成為慕道友。10月，她檢查出身患乳腺癌。當時，她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女性雜誌《女友》的主編。治療過程中發生了多起意外。在全程照顧她完成手術及化療後，2005年9月，我決定與她結婚。這期間，她正式受洗。

面對果子的信仰，我潛意識裡拒絕對種種慾望、快感的放棄，讓肉體安然睡在理性之名的庇護下。當時還覺得是一種很有面子的拒絕。其實很多時候分不清哪些抗拒出自慾望，哪些出自更光鮮的理智。二者事實上的合謀，恰好說明，慾望與理性、肉體與思想，只是硬幣的兩面，都是硬幣，都與靈魂無關，所以面對信仰它們才會聯手。而這，正是信仰之難的秘密吧。

2006年9月，她的癌症復發。之前，她已放棄原來的工作，轉而從事與福音有關的事情，擔任美國《愛家》雜誌的中文版主編，我非常感動。果子抓住這瞬間的感動，帶我做了決志禱告。

在她身上，我實實在在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在人一無可恃的時候，反而會變得更強大，而同時，卻又像個孩子一樣。即使在病中，她仍然毫不吝嗇的付出，體察周圍人的需要，盡可能的接納、理解、安慰。她為自己開設了博客，記錄面對疾病的心路，許多病友和普通人都受到她的鼓勵。

2007年11月3日，她被主接走。當時我想，如果我能做到像她一樣面對死亡，我對生活也就沒有什麼遺憾了。“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12:24）果子破碎在泥土裡，所以更能徹底的給予。她的父母信主了，她的好友信主了，她的病友信主了，在她離去後一年，還有朋友因為夢到她，相信她在對她們說話而與我聯繫，並接受福音。

果子在世時，我只陪她去過一次教會，她走後，我反而出現在教會。牧師一直耐心的陪伴我，肢體們給我許多關心。2008年6月，我正式受洗。

2009年3月，我將她生前的文字整理成《成就愛》一書，為了完整保留所有與福音有關的內容而採用自費出版，並免費贈送給乳癌患者，該書被十幾家報刊

推介，成為暢銷書。我在北京、廣州、深圳等地的主內書店舉辦讀書會，與肢體和慕道友分享她的見證。當我願意讓自己的經歷被主所用，主就醫治我，而且給我更大的祝福。

主賜婚姻

2009年11月，我在出差期間，希望結識同行業的肢體，一起為主做工，當時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她在中國頗具聲望的一份報紙任資深記者多年。雖然心中孤單，但我已無力開始新的感情，只好向神禱告：“如果這位姊妹是合你心意的，我願意放棄自己的標準，順服你。”一個月後，姊妹放下原來的工作，來到我所在的城市，成為我現在的妻子。

我們沒有安排婚宴。對基督徒來說，神的家就是最好的婚禮場所。而作為家庭教會，我的家就是一處聚會點，所以我們把肢體邀請來，牧師為我們證婚並講道。我至今記得我當時說的話：“以前我感受到的神，是一個不斷要求我超越的神，現在，我更體會到神的恩典。”

新婚前後，隨著我出任中國一份很有影響力新聞雜誌的內容負責人，爭戰也越來越劇烈。我一直堅持，我是基督徒，有自己的信仰。工作環境繼續惡化，我原本憑著血氣想一走了之，感謝主的提醒，甘願順服下來，不計位置、不計報酬，不以逼迫為意，

接受被降職為副主編的安排。

某晚，我夢到自己被火燒，苦於無法脫身，忽然想到我是基督徒呀，應該禱告呀！於是禱告，結果火勢和疼痛逐漸減小。最終，我手拿著一塊金子，開心的隨手掰散。上班路上，我還在琢磨夢的意思，竟收到一條沒來由的短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了今日呢？”我打電話給妻子，告訴她夢境，不料她脫口而出，“試煉過後，必如精金！”原來，當時她剛打開電腦，就收到原來所在教會的牧師發來的每日靈糧，題目就是約伯記裡的這句經文。她說，神不但給你應許，還通知了你的老婆。是的，神知道我的軟弱，知道我不願意受委屈，血氣甚重，祂俯就我的軟弱，親自賜下應許。

我一旦順服，神的奇妙就顯露：因為我重新接觸具體業務，就有了更多更直接有效的文字事工機會，逐漸培養了一個信仰扎根在基督磐石上、並對公共話題有專業參與能力的作者隊伍。

半年後，主要領導與我談話，希望我主動辭職。因為如果是解職，他必須上報主管部門，下向團隊解釋。我對他的決定表示充分理解，並走到他的座位前，擁抱了他。隨後，單位謠傳我拒絕歸還配給我使用的汽車，我一笑了之，照常辦理解職手續。

我們開始禁食禱告，再不顧自己計劃未來，安靜等候神。這時，北美一所大學主內弟兄主動發來訪問

邀請和經費承諾，我們為此禱告，並尋求肢體和屬靈長輩的印證。

訪學之旅

我從未計劃過要來北美。臨行前，牧師證道的內容就是羅馬書“活祭的生活”。雖然神的旨意我依然懵懂，但卻隱約感到，這是神給我們人生中途的休憩與裝備，為的是開始下半場在中國的禾場為祂而去的旅程。即使未來不明朗，我卻清楚絕無後路可退，我欠主太多。

在北美，我們在禱告在不斷求問，我們能帶給這裡什麼？神讓我們與美國的眾肢體相遇，為了什麼？我從先做好身邊的小事開始，每週六為校園博士生團契做菜，同時參加訪問學者團契，成為這兩個以大陸慕道友為主的小團契的核心同工。

美國大學是一個廣大的宣教工場。北美教會差派宣教士飛躍重洋去中國，需要克服經濟、環境、政治、文化等各種制約因素，但現在，神把中國的學生學者帶到美國本土。北美的校園相當於一個集合地，學習結束後，他們再分散，回到中國的各個城鎮。大學裡的教會正可以在這最集中的場所為主最高效率的得人。而且，大學時光是這些未得之民最有時間和精力、最少纏累、最需幫助的時候，抓住這個時機與神同工，事半功倍。

在校園的服事中，有必要區分學生與訪問學者。通常年輕的學生比較容易接受福音，願意改變生命；訪問學者則已處於價值觀成型期，而且獲得中國政府的資助，訪學歸國後很可能獲得事業及崗位晉升的機會，因此他們信主很難。在服事他們的過程中，我們學習不以人的眼光看待事工，不求人的喜悅。我們以為沒有果效，在神眼中卻未必；撒種有時，收穫有時。而且這些未來可能影響中國學生、主持大學命運的人，即便在短暫的訪問期間未信主，也可以因為接受基督徒無條件的服事，參與教會活動，而加深對基督教的了解，不再心存敵意。

感謝主，我們本著對中國的負擔，定睛在基督身上，盡力服事、探訪，結果我們所參與的博士生團契和訪問學者團契，先後有近十人決志或受洗。我們也曾幾次去車程約二小時的另一所大學，參加那裡的中文查經班（該校尚未建立華人教會），見識了一位訪問學者受洗，這是第一位在該校接受主的訪問學者。

服事就是蒙恩。我們剛到美國一個多月，妻子就懷孕了（之前我們一直禱告，求神按他的時間賜給我們孩子）。2010年末，我們原想一起參加使者的差傳大會，但因路途遙遠，她只能放棄，而轉赴距離我們住處一個半小時車程的芝加哥華人基督徒大會。結果，沒有經過任何商量，我們分別在兩個大會上接受神的呼召，把自己全然獻給主。回家後交流各自的收

穫，享受神給我們的雙份大餐。

回應呼召

主恩不斷降臨在我們這個三口之家。因為孩子的出生，我的父母來到美國。原本很擔心，不知如何對從未接觸過基督教的父母談我放棄工作去讀神學院的決定。沒等我們開口，他們就猜出來，而且激烈反對。我們只好禱告，並在生活中服事他們。當他們開始出現在教會，並感受到弟兄姐妹真實的愛，繼而自己主動閱讀聖經和屬靈書籍，我們為此加倍禱告。轉眼四個月過去了，在回國前一周，他們決定受洗，我們為此高聲歡呼，哈利路亞！

神不但得著我的家人，為我的讀書和服事解除後方的掣肘，而且讓我在重新申請赴美簽證前獲得恩福的獎學金，為我的未來之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援，再次讓我們全家沐浴在主恩的豐富供應之中。

同時，神也讓我們做醒：我們這些所謂文化人自以為肩負文化使命，容易產生驕傲、論斷。其實神在審判時，並不是按我們的知識，而是按我們的所作所為。只有當我們的生命真正成熟，文字才能影響其他生命。

媒體是現代社會影響力很大的平台，神必要得著媒體人，繼而得著媒體、使用媒體，作為祂話語的傳播管道。這個群體的專業性很強，肢體的屬靈生命

尚淺，非常需要專業與信仰結合的牧養。我把深度服事、牧養這一群體、為神的國度在媒體的擴展做預備，作為自己的異象。我也將把自己對神話語的領會、服事中對生命的理解，結合當代讀者的興趣，用文字的形式表達出來，與發表在公共媒體上的各類文章在同一平台上展示與競爭，在這個領域裡榮耀主名。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就讀於正道神學院



出黑暗，入光明

曾淼



在 大一下半學期，有次我去上法語課。不記得老師講了些什麼，只記得聽到幾個名字有點耳熟。我在底下小聲嘟囔了一句：“這是《聖經》裡的人物吧？”坐在我旁邊的女生突然轉過頭來，驚訝地看著我：“你看過《聖經》？”我回答：“沒有啊。你呢？”我心想：連我這樣的書蟲都找不到《聖經》，你怎麼會看過。沒想到她說：“嗯，我看過。我是基督徒。”

當時我激動得就像見了外星人一樣——這個同系、住我對門的女生，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基督徒、第一個看過《聖經》的人！

她讓媽媽從揚州家裡給我寄來了一本豎排版、繁體字的《聖經》，然後又送了我一本中英對照的新約聖經。我如獲至寶般翻開閱讀了起來，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裡面都說了什麼。現在回過頭去看，知道神很奇妙地預備了我的心。即使從未接觸過基督信仰，神仍透過現實生活、透過思考、透過一些“破碎”的經歷，將我引到祂面前。

懼怕與創傷

我1983年出生在東北，兩歲隨父母落戶北京。整個成長過程，與大多數城市裡的獨生子女無異。六歲那年，我跟一個幼兒園就要好的小朋友一起上學，路上她突然有點焦慮地說：“我要是死了該怎麼辦哪？

死了我就不知道整個世界上發生什麼事了……”當時我聽得一頭霧水——“死”是什麼啊？我們同學了兩年，我轉學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而她卻成了我哲學思考的啓蒙者。

那句當年沒有聽懂的話，將“死亡”這個人生的母題深深地烙印在了我心中。到了青少年後期，死亡在我腦海裡是這樣一幅畫面：我如一粒塵埃般懸浮於黑暗的宇宙中，看著藍色的地球一圈、一圈、一圈地轉著，永無盡頭，而我再也不可能回去了。無數個夜晚，當我的思緒觸及“永無盡頭”，我就會驚慌失措，甚至嚇哭。信主後我才明白，我所懼怕的是永恆——沒有神的永恆。

與此同時，父母常年的爭吵以及最終關係的破裂，對我的性格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爸爸剛愎自用、脾氣急躁。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會因為哭或筷子拿不好等小事挨打。

有一次他們早上吵架，媽媽甩門出去上班了。通常這種情況，我根本不敢跟爸爸說話——事實上，我最恐懼的就是跟爸爸獨處。那天早上，我突然覺得爸爸很可憐。於是我醞釀再三，鼓足勇氣在他準備出門的那一刻喊了句：“爸爸再見！”結果爸爸兇巴巴地回了句：“不用再見了！”，然後摔門而去……這樣的“童年創傷”還有很多，所以等到我十歲，他離開我們、搬到上海工作時，我簡直是歡欣雀躍。

叛逆與尋求

整個八年的青少年時期，如果不是因為媽媽給了我很多愛和自由，我可能會叛逆成一匹脫韁的野馬。我常常想：要不是媽媽這麼信任我，我就可以胡作非為了。也許這也是一種“慈繩愛索”。但是跟同齡人比起來，逃學、早戀、聽搖滾樂、看武俠小說、盜版電影的我，還是出格多了。

這一切的背後，是破碎中的敏感、孤獨、封閉和脆弱。問了很多年“人為什麼活著”，最後我終於得出一個結論：生老病死，世事無常。

高三那年，我高考前失戀、沒有考上理想的大學、媽媽下崗、父母離婚、我被第二志願填報的大學分配到一個我最不感興趣的系。

同樣是高考前，我看了關於六四的紀錄片《天安門》。裡面的畫面震碎了我以前所受的“愛國主義”教育，顛覆了我對人性的認識。我彷彿窺見了宇宙中的黑暗……。我終於明白，六歲那年，從我家門前經過的那些大學生為什麼要在大街上遊行；而平時連一根冰棍都捨不得給我買的媽媽，為什麼那個中午會買了一整盒冰棍送給他們。那晚我嚎啕大哭了一場。人生對於我來說，除了親人之間的相互依存，再不能提供任何活著的意義和存在的理由了。

儘管我不能算是六四的親歷者，但是六四，以及後來我在其他資料中讀到的文革，都對我後來信主

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它們將我從“人的國”，推向了“神的國”。在我第一次讀到聖經前，我已經隱隱接受：人活在世，必須要信仰一個更終極的對象，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能夠相信的。這就是為什麼大一下半學期我會那麼渴望讀聖經。

感動與跟隨

翻開聖經，我傻眼了——狂妄的我完全沒想到自己會讀不懂。什麼“撒都該人”、“法利賽人”，亂七八糟的。我硬著頭皮讀下去，除了法利賽人很壞、耶穌很軟弱之外，什麼也沒記住。直到有一天，我讀到約翰福音十章10節：“我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停下來，眼睛久久不能離開那行小字，心想：這是我想要的，但是你憑什麼能給我呢？那是我與神之間的第一次對話。

一年後，我去參加外教（外籍教師）家裡的聚會。聽到大家唱讚美詩，我心裡就湧起一股莫名的感動。雖然也說不上來什麼，但是就覺得很溫暖。聚會結束，開始吃茶點。我問外教：“我怎樣知道神在？”（我一直以為神會在我腳前扔一顆小石子，讓我知道祂在，可祂一直也沒扔！）外教說：“你要打開心，邀請祂進來，祂不會闖進去。”說完，他提議為我做個禱告，我接受了。一位我們系幾個月前剛信主的一個女生，開口為我禱告：“主啊，感謝你把曾

淼帶到我們中間……”我只聽她說到這裡，眼淚就如決堤般奔湧出來。我並沒有想起什麼難過的事，心裡還一直跟自己說：“別哭了，別哭了！”可就是停不下來。那些眼淚好像是從心靈深處的傷口中流出來的。等到終於把眼淚擦乾，我說：我信了。那天是2003年9月6日。

第二天一早，當我從宿舍的床上爬起來，打開台燈、翻開聖經時，心裡帶著一種要“聆聽從上面而來的訓誨”的態度，而不再是“讓我看看這裡面都說了些什麼”。奇妙的是，那天早上讀的，竟然就都明白了。

兩週後，我跟著兩位早我幾個月信主的姊妹一起受洗。

從信主至今，九年過去了，其中經歷了太多神的恩典——醫治的，開啓的，管教的，引導的，潔淨的，釋放的，保護的，供應的……。從小渴望有弟兄姐妹，來到教會發現，原來弟兄姐妹都在這裡；以前地上的父親不在身邊，現在卻有了一位天上的父親。從前封閉，現在願意敞開；從前孤僻，現在享受團契；從前叛逆，現在學習順服；從前恨爸爸，現在早已和好；從前懼怕死亡，現在盼望與神永遠地面對面。

每一個點點滴滴的改變，都讓我更加經歷到基督的生命，以及祂生命的豐盛。九年中，神無數次地在

我生命中顯明祂話語的真實，祂的話是真光，是生命的糧；而我是那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因神憐憫的心腸，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並且照亮。

我所經歷到的這一切，我也甚願在更多人的生命中看到。盼望神透過我這瓦器以及我的服事，做成祂自己美善的工。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就讀於溫哥華維真學院
(Regent College)



上下求索與天命有歸

陳知綱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生於冀中農村，家中最小。從懵懂的農家少年，到進大學，入京城，有了令人羨慕的工作，娶妻生子，在許多人眼裡，猶鯉躍龍門，步步高升。但在似乎事業有成時，我卻放棄了工作，去著名學府攻讀博士，進而又到北美讀神學；在許多人眼中，實難理喻。但作這些決定時，我已過了“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衝動期，瀕臨不惑之年。回想人生求索，實在是上帝之手牽我同行，誠如聖經所謂：“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19:21）。

從醫夢破

時代與環境在一個人生命留下的印記不可磨滅。我出生時，正值國家被文革弄得積貧積弱，父母親為了生計，飽嘗艱辛。父親上學不多，卻多有技藝，且通情達理、善良敦厚。母親不識字，卻溫和可親、吃苦耐勞，勤儉地呵護我們。父親常被征去支援國家建設，母親受小人欺生，身體大受虧損。後來，父親藉故留在家裡，兩人晝夜辛勞，連姐姐們也一同勞作，支持一個清苦卻充滿愛的家。母親因過份勞累，落下了腰痛病，她受折磨的情形如烙如印，令我刻骨銘心。所以，我從小志向很實際，就是長大作醫生，以孝雙親，減輕母親病痛。

小時我很貪玩，但頭腦靈活，以相當好的成績考

入了一所很好的初中。後來我勤奮努力，進了高中。在高中，我的文科成績名列前茅，理科成績卻薄弱。憑著“山有路勤為徑，海無涯苦作舟”的信念與堅持，我竭力拼搏，但並沒有打開高考這一關，我第一年失利了。

一些師友建議我選擇英語方向。這就意味著從醫夢破，該如何報效親恩？但考慮再三，無奈退求其次。英語當時還算不錯的專業，我決意用經濟收入來回饋家人。我用了八個月時間來學習文科三年的課程，居然考取了，而且英文成績是縣裡第一。

接觸另一種文化

為減輕家裡負擔，我填報師大。入學後，我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學校設有聖經選讀課，還有幾位外教。聽說有些同學因為受這些影響，去了當地教堂，並歸信基督。但對我來說，基督教不過是一種文化而已，與儒家思想無異。而且，因師範生多半要回自己家鄉，衣錦還鄉報親恩的念頭，使我立志專心苦學，期望畢業後能進入著名大學讀研究生。不過，西方文化的課畢竟讓我對基督教的態度比較開放，也為後來聽信福音鬆動了土壤。

1991年，我考入北京一所著名學府，讀國際政治。當時，我編書、教英語，不僅養活自己，還能貼補家用，心中特別高興。但今天看來，這段時間的重

要性不在於此，而在於它在我心裡埋下了福音種子。一是因學校設有世界宗教的課；另一是因同班同學中有位基督徒。

前者讓我對基督信仰不再敬而遠之；後者則讓我進入其中。我覺得這位同學與眾不同，值得信賴，因此跟他多有交往。起初我對基督教的觀念並未改變，但這年耶誕節，麻煩來了。我當時雖沒信主，但因信任這位同學，就去幫他在一座基督教堂門口發單張。第二天，保衛部門就來找我們談話，跟我談了近兩個小時。這給我一個信號：基督教很危險，儘量不要去沾。

不過，家庭的薰陶讓我比較重情份。我還是很信任這位同學，而他總是耐心邀請我去參加查經小組，並帶我和一些同學去外教家。抹不開面子，我推辭幾次就會去一兩次。後來，我工作了，當時在同學中間工資是最高的，雖然業務很忙，但我很興奮，也就有了不去的藉口。

耶穌基督是真神嗎？

1996年復活節，那位同學組織了一次慶祝活動，邀請我和妻子去參加。期間，弟兄姐妹們真誠的見證和愛心打動了我。敗壞之人的生命被改變，惡疾之人得醫治，這些不可能都是編造的。我決定試一下這個信仰。

幾天後，我去天津出差，坐上一輛客車。開車後，才知道這是一輛無營運證的黑車。車上兩個人開始收車費，是正常票價的雙倍。我旁邊有個民工模樣的人，帶著舖蓋坐在我的旁邊；他只肯付正常票價，說他出去打工沒掙到錢，現在回家。那兩人不聽，其中一個人就動手打他。打工者臉上起了五個紅手印。我對那蠻不講理的打人者說：“別打他了，出門在外不容易，他那份錢我替他付。”那人氣憤憤地說：“不關你的事，我就要收他的錢，就要打他。”說了幾句，又一巴掌打在那人的另外半邊臉上。我想，天底下哪有這種不講道理的人。我就試著禱告：“上帝啊，我復活節時抹不開情面，又覺得那些事是真的，作了決志禱告；但我還犯嘀咕，如果你是真神，就收拾這兩個不講天理的傢伙。不然，我怎麼能信呢？”

結果，不出二十公里，員警出現，把車給攔住了。有人指證那兩個人收黑錢。員警要他們把錢還給顧客，並把他們帶到公安局去。我當時想，上帝果然是真的！

接下來一段時間，上帝耐心聽我禱告，給了我多方面的印證。為了照顧懷孕的妻子，我需要裝電話。在電話局壟斷且強收初裝費的時代、在我送錢都無門的情況下，上帝垂聽了我的禱告，家中裝上了電話。上帝還垂聽我們的禱告，讓一個充滿偶像的場所關閉。另外，岳母來照顧我妻子時，上帝的靈告訴我

們，家中的吊燈快要掉落，避免了一起嚴重的事故。此外還有幾件別的事。藉著這些神蹟，上帝向我顯明了祂的真實，慢慢除去了我的疑惑。

他變了一個人

信主後，我開始對以前的一些習氣由衷地反感了。以前我讀書很雜，特別喜歡古詩詞，還背字典、辭典、典故、格言警句和歇後語等，喜歡在插科打諢間展露崢嶸，想成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人。碰到看不慣或招惹我的人，就對他辛辣地諷刺，語不驚人死不休，非氣得他七竅生煙、無言以對、敗下陣來不可；而我則洋洋自得。

信主後，曉得這類事不是什麼值得自誇的好事。“若有人在基督裡，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成了新的了”，因此我就收斂了。以前班裡的同學見到我，常會開玩笑來激我，希望我出些意想不到的招數，來娛樂一下，可我基本上是笑而不答了，所以他們都覺得挺奇怪，說這個傢伙變得怪兮兮的了。但我知道，是上帝在一點一滴更新我的性情。

逃避事奉

脾氣有了改變，但我報答親恩的心沒變。我參加聚會，也按時奉獻，接待外出的傳道人，並給予經濟支持；但是卻一直不願出來事奉。有弟兄姐妹提出：

你受了很多教育，並有那麼多經歷，要為大家分享。我因不能推脫，只好說：好吧，在帶領人不在時，我可以替他們一下；但他們回來，我就交差。就這樣，我從1999年起被推上講壇。

有幾年時間，我一直在逃避。因為在我看來，傳道人又清苦又沒有地位，這與我報效親恩不能相融。我有好工作，可以支持傳道人，不需要自己出來事奉。當時我母親已去世，但父親還健在。所以我想，除非上帝給我把所有的路都堵上，否則我不能出來。

後來，我們認識的一個家庭，因受到謬解的教義影響，幾乎到了崩潰邊緣。農村生活的那份樸實告訴我：你自己年長一點，就算在常人中，老大哥也該負點責任吧。上帝藉著我內心這份對弟兄姐妹的感情，不斷感動我。因為我自己也曾受過這些謬論攪擾，只是因為上帝的保守，加上我的社會經歷相對多一些，容易調整。所以，後來弟兄姐妹再敦促我起來服事時，我就不再推辭了。從那時起，我講壇的事奉就一直堅持下來。

立志獻身為主

2003年，一位朋友力邀我替一個國外來的短宣隊作口譯，在東北一封閉環境中作一週培訓。到培訓地後，第二天早晨醒來很早，我走進教室，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正跪在那裡為老師迫切禱告。我以前很少跪

著禱告，也很少看到人如此迫切地為渴慕真道禱告，心裡很受觸動。上課時，受訓者約有一百五六十人，個個認真記筆記、錄音，還非常周到地服侍老師和譯員。但，最讓人感動的，是最後一天。

老師講完課後，弟兄姐妹們真誠地感謝他們，贈送禮物，並懇求老師再來，說：過去沒人牧養我們；我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懇求你們回來幫助我們。有的弟兄姐妹激動得不能說話，抱著老師哭，老師也哭。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人為渴慕真道而哭。於是，我心裡禱告說：“主啊，我雖不配，但求你使我能幫助自己身邊的弟兄姐妹。”這次培訓至少影響了兩個人，一個是Mark；一個是我。

Mark從那年之後，每年都到中國服事這裡的弟兄姐妹；我們配搭多次。2004年初，一位弟兄要出國學習，弟兄姐妹無人帶領。這位弟兄說：“知綱弟兄，我在主裡把這群弟兄姐妹交托給你。”我雖想逃避，但覺得周圍沒有更合適的人。於是思忖，若是主所託付，縱然逃避也要被主抓回來，不如學得聰明一點。於是，我就開始了帶領教會的工作。正是這樣的服事，使我對真道更深的渴慕，也有了牧養的心腸，因而促使我在讀完博士之後，繼續攻讀神學，希望將來能合乎主用。

結語

回首過往，彈指一揮。人生高低起伏，不過是上帝在人生命中留下的一抹色彩，為讓人能安慰那些鬱鬱而行者。上帝藉父母的慈愛、家中手足之情塑造我，並引我到祂面前。上帝覆我以長天，載我以厚土，使我能俯仰天地，馳騁遐想。上帝藉服事弟兄姐妹讓我學會關愛他人，體會到包容的可貴。上帝引我走過既往，也必將領我前往豐盛生命之境。

“當將一切交托給造天地的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必成全。” 阿們！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就讀於加爾文神學院



我的恩典夠你用

薩林娜



1983年12月，我出生在中國東北的一個小鎮。媽媽在懷我時，因家人去世，傷心過度，導致早產。因而我自幼憂鬱、體弱。由於重男輕女的思想，爸爸對我冷漠、厭惡。他常年酗酒，幾乎每天都爛醉回家。從記事起，我家常籠罩在恐怖的氣氛中，父母吵架、鬧離婚。我愛爸爸，我愛媽媽，但他們卻彼此相恨。

耶穌啊！赦免我吧！

我從小生活在無神論的環境中，周圍沒有一個基督徒，也沒有人給我傳過福音。從初中開始，我大量看歐美小說，當然，它們都多少帶些基督教文明的印記。不知為什麼，每當我看到耶穌基督的名字，我的心就激動，感到我愛他。

16歲上高中，媽媽為了鼓勵我聽BBC廣播，給我買了短波收音機，我卻每天用它來聽香港的福音電臺希望之聲，還有其他美國的福音電臺。有一天我一邊洗衣服一邊聽福音廣播，收音機忽然直挺挺地掉到水裡，燒壞了。那時我知道我的英語老師是基督徒，我去問她，是不是上帝不願意我聽祂的廣播。她很驚奇，叫我到她的辦公室，送我一本聖經和一張《耶穌傳》的光碟。

當我在視頻中看到，一個有罪的女人用眼淚給耶穌洗腳，用頭髮擦乾，又親吻耶穌的腳，我好羨慕她，

甚至嫉妒她，這種激烈的感情讓我發抖，忍不住哭泣。我也緊張地看耶穌會怎樣對待她。不料，耶穌對她說：“你的罪赦免了，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聽到這句話，我放聲大哭。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聽到赦免，我也明白了，唯獨耶穌能赦免我的罪。我俯伏在地上說：“耶穌啊！我也是個罪人，赦免我吧！”我就這樣一直哭到影片結束。

最後有一個呼召，邀請觀看的人做決志禱告，我就戰戰兢兢，一字一句地做了這個禱告，承認自己的罪，邀請耶穌進到我的生命中。做完之後，忽然有喜樂充滿我的心，但我不敢相信這麼容易就可以接受耶穌。隨後我想起，老師還送了我一本聖經，我就趕快衝進書房，打開聖經，不料一下子翻到了約翰福音第一章，我的目光瞬間落到了12、13節經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欲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我將這話反復思想，仔細琢磨，終於明白了：我已經成了神的兒女！

跌跌撞撞傳福音

信主後第二天，我就開始和同學們分享福音。不料他們大笑，身邊的同學也圍過來嘲笑我。在宿舍和我關係最好的女生鄭重地對我說，如果我信耶穌，她就和我絕交。我才發現，原來傳福音不是一件想當然

的容易事情。原本和平親密的關係，原本熟悉的朋友、同學，因著福音的介入，忽然對我側目而視，也開始在背後說我，嘲笑我。

但我覺得顧不得這些，心裡有一種急迫感，也不知道怎麼和他們講，有時就抓著一個同學說：“我來給你讀一段聖經。”有時奮力地抄一些經文，讓同學們傳著看一看。有時在教室裡站起來說：“我給大家唱一首歌。”然後就開始唱讚美詩。我就這樣跌跌撞撞地開始傳福音，自己懂一點就講一點，學會一首歌就唱給別人聽，也為他們禱告。到我高中畢業的時候，身邊已經有幾個好朋友信了主。感謝主，到如今，神幾乎揀選了我高中同學中所有好朋友。

就在我信主後不久，一個美國姊妹（我的語言夥伴）告訴我：“Salinna, God will use you.” “Me?”我不敢相信她在說神會使用我。我從小被稱為“廢物”，父母都叫我“窩囊廢”。然而當那個姊妹說，神願意使用我的時候，我一下子發現了生命的意義。我心中熱切地對主說：“我看自己是個沒用的廢物，但若你真的願意使用我，那我這一生不為別的活了，都為你活。”我心中太激動，又想哭又想笑，就一個人衝進雨裡，在冷雨中跑來跑去，釋放心裡的熱度。如今我還清晰地記得那時的感受：無上的榮幸，頓時獲得了尊嚴，生活有了意義和價值。

2002年9月，我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開始了大學生

活。我並不知道該如何傳福音，但我知道不能隱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大一那年的耶誕節，我用盡各種方法，帶了三十多個同學去參加教會的福音活動。在這之前的一個月，我每天跪在神面前，為他們禱告，希望他們都能認識耶穌。可是那天，他們當中一半的人沒聽完就走了，剩下的人很多顯出明顯的反感和不耐煩。有一個女生還在結束後把教會送給她的禮物都扔給了我，說她以後再也不參加這種活動了。

很快，我傳福音的事情被學校知道了，系黨委書記找我談話。漸漸地，我成了一個“名人兒”，很多外系的同學都知道02新聞三班有個基督徒。有些人戲謔地稱我為“教主”，有些人嘲笑，有些人觀望，有些人說應該把我抓起來，還有些人說我用美色勾引男生入教。然而我確信，中青院已蒙神的眷顧和悅納，這所學校會興起許多忠心的僕人，並成為改變中國的一群人。

福音的浪潮

入學三年後，神賜給我第一個得救的靈魂，就是阿飛。那時他是班長，入黨積極分子。信主後，他毅然放棄了入黨的名額，在系裡、學校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們一起禱告，一起傳福音。神加倍地賜福給我們，幾個月之內，我們相繼帶了十多個人信主，他們後來幾乎都成了教會的核心同工和帶領人。神在我們的學

校興起一波福音的浪潮。

當我畢業的時候，幾乎所有系、所有年級裡，都有了基督徒。不僅如此，中青院已經形成了基督教的氛圍。學生們開始關注信仰，開始產生興趣，開始公開談論，開始試著瞭解。

大二時，有一天我被聖靈催逼，向一個陌生的同學傳福音；五年後，他成了我的丈夫——郭易君。感謝神賜給我這麼好的丈夫，是我不配得的。他忠心、愛主、正直、勇敢、堅定、忍耐，完全地為我捨己，有憐憫人的心腸，也有殉道者的心志。在他的身上，我漸漸明白了基督的愛，神也藉著我們的愛情與婚姻，藉著丈夫的包容和憐憫，醫治了我從小在家庭中的許多傷害。

我們的婚姻在身邊的年輕人中也成了美好的見證。很多朋友看到我們婚姻的美滿，便接受了耶穌。中青院畢業後，我和易君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學的研究生，我們在學校一起傳福音，一起晨禱，一起帶查經小組，繼續在學生中見證主的名。

2007年，我和丈夫開始帶領教會的學生聚會點。幾年下來，“葡萄園”從只有十幾人、平均信主時間不超過半年的“嬰兒團契”，成長為一百人左右的青年聚會，建制健全，有約三十名忠心的同工，熱心興旺福音，互相攙扶著成長。

我和丈夫開放家庭，每週三，同工們擠在二十多

平米的小客廳裡，分享愛宴，一同敬拜，學習聖經。三年的時間中，我眼見一個個絕望的靈魂被福音的大光照耀，伴隨神蹟奇事，出死入生。我彷彿看到耶穌在我們中間行走，如同使徒時代。感謝神，我們帶領的弟兄姐妹已有14對結為夫妻，他們婚後都馬上開放家庭，接待更多的弟兄姐妹在家中小組團契；他們當中也開始陸續有人奉獻作傳道人。

誰是傳奇

2008年夏天，我開始了一個針對“80後”年輕人的福音影視事工——“誰是傳奇”。我們將“80後”基督徒的生命見證，用訪談和記錄片的方式拍攝下來，做成每期30分鐘左右的DVD節目，用年輕人的方式，用“80後”的語言，向同齡人見證那改變生命的古舊福音。

這個事工在一無所有中開始，仰望著神的信實和供應，藉著信心和禱告走到今天。感謝神，我們已經做了六期節目，這些見證在國內帶領了許多人信主，不少教會和青年團契也得了造就。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需要紮根聖經、傳講純正福音的本土媒體事工，用影像、大眾傳媒、網路傳播等方式，去接觸上億還未信主的年輕靈魂。

因著神的恩典與憐憫，2011年我與丈夫一起來哥倫比亞聖經學院讀神學。我們渴望更深的認識主，

也讓祂被萬民認識。

願一切頌讚榮耀都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就讀於哥倫比亞國際大學
聖經學院



舉自塵土

郭易君



我的老家在河南安陽，父親是工人，母親是農民，所以我家是典型的工農聯盟。

從我懂事起，父母就用“立功、立德、立言”來教導我。小學老師是建國前的私塾老師，他用儒家的“修齊治平”來教導我。上初中後，學校用“思想政治教育”教導我。然而驅使我努力學習的動力，卻是仇恨。

在仇恨中長大的孩子

我的家族在清朝就已經衰落，到父親這一代，就只剩下父親和叔叔。這樣的家庭在鄰裡間很受欺負。所以父母從小就教育我要好好學習，將來要報仇雪恨，給那些看不起我們、欺負我們家的人一點顏色瞧瞧。我就在這種仇恨教育當中長大。

我從小就非常有夢想，要能出人頭地，光耀門楣，報效國家。但是有夢想並不代表能達到。我很自卑，因為貧窮，又很自負，因為成績好；我一直在現實和夢想當中掙扎，窮孩子出生的人大概都能體會這種心態。

我又有雄心壯志，希望能改變這個世界。但事實是：我連自己都改變不了，被罪深深地捆綁著，又被死亡深深的恐嚇著。在農村經常有親人過世，幼年的我看見棺材被埋進土裡，總想像著有一天我也會一樣，一無所知，歸於塵土。

從爭論到試探神

母親懷上我的時候，父親正在山西的一個機械廠工作。我是第二胎。那時剛剛實行計劃生育，廠黨委要求父母把我墮掉。父母迫於壓力，孕期五個月的時候，和醫生約好第二天八點鐘去做手術。不料那天醫生騎自行車來醫院的路上，被一輛大卡車撞了。同一天，父親在醫院恰巧遇見一位同事，他是基督徒，當下給了我母親20元（相當於一個月的工資）。母親拿著這筆錢，回到河南老家把我生下來。所以我特別喜歡詩篇所說：“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詩139：13）。

我成績一路拔尖，順利考上北京的大學。上大學的時候，有位基督徒邀請我去週三晚上學生團契。前半年，我基本上處於和牧師吵架的階段，用馬克思主義、儒家的哲學和牧師爭論，但牧師每次都微笑，不與我爭辯。經過半年，神的道開始影響我的生命，就如約翰福音5：25說的：“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我那時的確是死在過犯中，不知道真理，常常犯罪，例如和室友一起看黃碟。然而和周圍人相比，又覺得自己很富正義感：做了三年學生會主席，兩年團支部書記，每次過天橋的時候都給窮人一些錢。在這種自義與過犯當中，我內心很苦，很矛盾，很迷茫。

我慕道一段時間，慢慢有些感動，想信耶穌，但

同時心裡也有很多障礙。後來我受了洗，然而還去白雲觀，把64個偶像一個挨一個拜完。既然聖經說神不讓人拜偶像，我就偏去拜，看神怎麼懲罰我。倘若神真的罰我，就顯明祂是存在的。結果，拜完偶像後，我就大病一場，持續了一個多月；第一次考研究所也失敗了，想來是順理成章的事。

自殺邊緣的轉機

收到落選通知那天，我覺得天塌了下來。家裡的期望全都落空了，活著真沒什麼意思。我坐在學院九樓的窗台上，百感交集，痛苦迷茫，想到父母的傷心和絕望，……只想縱身一跳。那時，電話響了，我奇怪會是誰打來？不想理會。不料連著三次，每次準備想跳時，電話就響起來。我想，還是先接吧，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電話那端是位姊妹（我現在的太太，當時我們還沒有戀愛），她說她做了可樂雞，讓我來吃。那時已經傍晚，我想，吃完以後再死，不做餓死鬼，黃泉路比較好走，就下樓去吃雞翅。吃完之後，心裡就有了活下去的欲望，覺得生活還是蠻有意思的。

回到現實之後，我認真思考：如果耶穌基督是真的，那麼聖經上關於祂的記載就都是真的。因此我拼命讀聖經，大概用了兩個月，把聖經全部讀了一遍，並且去圖書館查輔助材料，把耶穌基督復活正反兩方

面的證據都找了出來。當我發現，很多耶穌基督的仇敵都變成相信祂的人，我震驚了。

我是一個在仇恨中長大的孩子，讓我信服自己的仇人，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耶穌基督的仇人都成了祂的信徒，這讓我知道，耶穌的復活肯定是個事實。因為沒有什麼可以讓人低頭，除非是事實本身。我選擇了降服，再次在神面前認罪悔改。

我開始看宋尚節傳。他要信主的人逐條認罪，我就把我的罪一條一條的寫下來，從小時候偷東西、打群架寫起，用了很長的傳真紙才寫完。我花了兩三個月，逐條逐條的在神面前認罪，認完之後就把傳真紙燒掉了。約翰壹書1:9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從那時候開始，我覺得福音真好，竟然能使我從心裡面得到活著的正當性。我一直覺得自己活在世上是多餘的，但當神稱我為義，稱我為合法的時候，我真的很開心，很快樂，很平安！

經歷聖靈的能力

2006年，我第一次經歷了聖靈的大能。

6月18日，我到法改委一個內參雜誌社實習。我胸疼的毛病已有一年多，去過北京所有著名的醫院，但無法確診，有說是胸膜炎，或說是心臟病。實習期

間，我疼得越來越厲害，實在沒辦法。記起曾聽人講過，耶穌能治病，所以6月28號實習完，我就到第一次帶我去教會的弟兄家裡，請他為我禱告。

我們一起跪下祈求，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迫切禱告之後，聖靈的能力大大臨到我，我胸口的疼痛頓時減輕了許多。弟兄的禱告也深深打動我的心：耶穌基督釋放了 you，讓你得自由，並且耶穌基督告訴你，祂愛你！當弟兄這樣說的時候，我感覺光進入到我的心裡，好像鎖鏈被打開一樣，特別輕鬆喜樂。我以前成功了才會笑；但是那天，我的笑很真誠，渾身的細胞都在笑，在咯咯的笑。

我迫不及待地從弟兄家裡跑了出來，從北大西門坐公交車，去西三環北路的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給當時正在聚會的學生團契作見證。據他們分享，那天晚上很多弟兄姊妹都被聖靈充滿了。

之後，神讓我看到周圍那麼多人還不知道福音，一味追求名譽、權利、地位，走在死亡的路上。我就開始傳福音，感覺腹中似乎有一團閉塞的火要出來，不傳福音自己就有禍了。

我開始在田北京23所高校傳福音。感謝主，竟然有那麼多人相信了。之後我們成立團契，開始聚會，慢慢地建立教會。我一邊工作，一邊和女友（現在的妻子）一起服事教會。

蒙召與服侍

我這輩子最想不到就是：我竟然成了傳道人（爸爸說我成了洋和尚，岳母說我成了要飯的）。我的蒙召完全在意料之外。我自己根本不想走這條路，但神呼召了我，我只能跟隨。

剛重生得救的那段時間，覺得傳福音就是服侍神。可是起初特別軟弱，覺得向陌生人傳福音，會被別人認為是瘋子、傻子或者是做傳銷的。我軟弱到一個地步，每次要帶高校佈道會的時候，就會打退堂鼓，但是每一次都被上帝催著去。神把寶貴的福音和祂的聖靈放在我這個瓦器裡，我沒有辦法，不能不去服侍祂。

我和別人講簡單的福音：罪、十字架、耶穌基督的復活、將來世界的審判，短短幾句話，竟然就有人信主。有一次我去中國石油大學傳福音，碰到一位73歲的老奶奶，她說她要信，我就帶她做了決志禱告。她睜開眼睛的第一句話就是：“孩子，為什麼73年都沒有人給我傳過福音呢？這些年我都白活了。”這話讓我震驚！後來一有機會，我就跟別人分享福音，教會的人都說我像瘋子。因我覺得福音何等寶貝！

那期間，我在交通部一個研究室上班。一邊工作，一邊服侍，很辛苦。教會基本上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屬靈的爭戰特別大。那時我早晨五點鐘起床，晨禱一個多小時，才去單位工作；下班之後就去探訪，

寫講章，預備查經資料。教會慢慢建立起來。

逐漸，兼職服侍已經沒辦法滿足教會的需要。那時，神的呼召臨到了我。當我跟妻子打電話，告訴她這件事時，她竟然很開心。我就知道不是我選擇了主，是主選擇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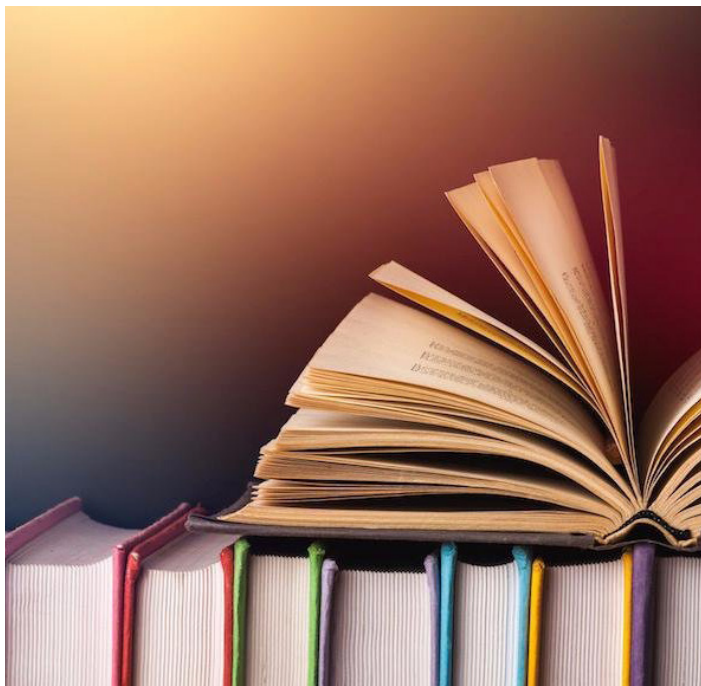
我離開了單位之後，最難過的就是我的父母。他們難以理解，一個窮孩子，靠著努力奮鬥到現在，怎麼忽然成了一個要飯的？但神帶領我們出國，上神學院，透過弟兄姊妹供應了我們一切的需要。祂實在是信實的主！

本文為作者2012年的一次見證分享，當時他就讀於哥倫比亞國際大學聖經學院。本文由蔡尚純整理。



神和我對讀書的熱愛

李曉滿



我的信仰旅程和我對讀書的熱愛有密切的關係。神刻意把全宇宙最驚心動魄的事件——基督的釘死與復活——記錄在聖經這本祂所啓示的書卷裡，絕非偶然。我相信，神是要我們去讀。的確，只有透過讀神的話，我們才能獲得生命、靈感、和神的啓示。

年幼的時候，神就把對讀書的熱愛灌住在我裡面。而我也是在閱讀之中遇見了這位三一真神，我的主，我的救主。

青少年的崎嶇路

讀書的熱情不是生下來就會有的。我之所以會對讀書充滿熱愛，有部分原因是出於父母的影響。

我很小的時候，父母就接受了基督作救主，並且養成每天早上一起靈修的習慣。我們全家人每天都會圍著圓桌坐，讀一段聖經，和一些靈修書籍，如，考門夫人的《荒漠甘泉》。六歲的我，當時不太明白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每天都要這樣作。雖然很納悶，但我只是跟著作，因為我相信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最簡單的理由為：如果不是為了我好，父母不會總是要我這麼作。

基督徒哲學家，坎特伯利的聖安瑟倫（1033-1109），在《證據》（*Proslogion*）裡有一段名言：「信心是尋求理解的過程。」可是，萬一理解尋不著怎麼

辦？

大約十年之後，我進入了一間高中寄宿學校。我終於有了自由，父母不在身邊，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來作決定。有關信仰的事，我要自己下判斷，我也要按自己的喜好來過生活。

面對世界如此多的誘惑，要保持清純的基督信仰實在很困難。我的周圍都是非信徒，因此對於真理究竟是什麼，我覺得相當困惑。我究竟應該按照世界的價值來生活，還是按神的旨意來活？

我的同學大部分來自富裕的家庭。他們每天想的，不是讀書，而是享受、玩樂、交異性朋友。而我很快就被世界的價值捲走，融入他們當中。有一段時期，我完全沈溺在享樂、消遣、罪惡裡面。在神和世界之間，我畢竟還是選擇了世界。這樣的選擇，一方面是因為基督信仰不容許我像非信徒那樣去玩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相信了教科書所講的：神根本不存在。

在高中生物課裡，我們受到的教導是：生命的源頭來自進化（而非神）。在物理學裡，我們學到，世界純粹是物質構成，所有現象完全按著自然律運行（並非神的律）。在社會學和政治學裡，我們學到，基督教只不過是一種文化而已，是一群政治精英所發明的（而非神的啓示）。這些學習讓我覺得興奮，眼界大開，以為擁有了知識的能力，可以去把父母和基督

教圈內的朋友，從無知和迷信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明白，過去所作的都是錯誤的。

人的盡頭與書的指引

在丟棄基督信仰之後，我過著放任和扭曲的生活。三年不上教會，幾乎讓我對什麼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完全失去知覺，也絲毫不去關心。對我而言，生命就是要追求成功、權力、金錢、名望；這些就是生命的實質。

既然如此定義生命，我進了大學就主修經濟與企業，因為它們最符合我的新看法。在大學裡，我努力作個好學生，非常用功，人際關係和成績都相當出色。

2007年，我拿到一份優厚的獎學金，進入哈佛，攻讀社會與經濟政策。在哈佛讀書很不容易。課業的要求很重，對研究的品質要求也很高。我常常需要熬夜。漸漸，我會失眠，也出現憂鬱現象，最後甚至失去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那段時期的經歷太可怕了。但奇妙的是，神卻在工作。我的痛苦經歷成了神喚醒我疲憊心靈的工具。

我獨處思索之時，常會問自己，為什麼生命不能由自己掌握？為什麼我們對肉體的脆弱毫無招架之力？又為什麼，我們常會感到失落？

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讀了一些聰明絕頂之人的重要著作。我找到的蛛絲馬跡，竟然都指向一個根源：神。神才是答案！笛卡爾，他曾持懷疑論調，比休謨更甚，但面對身體與靈魂的奧秘，他只能倚賴神才得解答。康德，他對人類的理性推崇倍至，但在解釋幸福與絕對命令時，他不得不把神抬出來。當代著名的形上學者，如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和印瓦根（Peter van Inwagen），在建立哲學體系時，更是以他們對基督教的確信為根基。

畢生的呼召

閱讀這些著作，看見竟有無數極其聰明的人認真相信耶穌基督，令我震驚，也讓我謙卑下來。這個大發現使我不得不重新評估自己的信念，並且再去檢視基督教的真實性。

放下自大狂傲的有色眼鏡之後，我謹慎地去讀神的話，一節一節地讀。奇妙的是，透過瞭解神的話語，我漸漸把心向神打開。在讀四福音時，我不再看見神蹟的荒謬，卻看見耶穌基督釘痕的手——祂是為了我的罪性，死在十字架上。耶穌所流露的愛不再模糊遙遠，對我是那樣真實、親切、偉大。聽到祂在十字架上禱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我的眼淚不禁下流成河。

我向基督降服之後，才開始看見我生命的意義。

我的生命原來是這樣的：神用我的父母，在年幼的時候培養我喜愛讀書的熱情；又透過讀書，將我從那段長時期的不信救拔出來，再度召喚我到祂身邊。

我的見證或許缺乏動人的神蹟奇事，譬如，神的醫治、神的異象、屬靈恩賜的彰顯、生命戲劇性轉化的時刻等。不錯，就我記憶所及，我一生從來沒有經歷過這類事。但是，倘若從整體來看我的一生，就不像從片面看來那樣缺乏神蹟。

從我的一生來看，實在充滿神蹟。我的父母收入微薄，而我竟然能夠到國外讀書，實在難以想像；更讓人驚異的是，我所就讀的學校，大部分是世界知名的學府，譬如，哈佛、柏克萊、聖母大學（Notre Dame，我得到著名的鄧普頓研究獎金 [John Templeton Fellowship]，八十個申請者只錄取兩名）。而我獲得耶魯的接納，可以向名師學習（如，Keith DeRose 和 Gregory Ganssle），這毋寧又是另一個神蹟。

我深信，在神那裡，一切事都有其目的。我對讀書的熱愛，成了神呼召我從黑暗之城回轉的媒介。我清楚知道，神讓我在這幾所著名的學府受教育，是要不斷磨練我思考、閱讀、寫作的的能力，使我得到最好的裝備，來完祂對我的呼召。

在結束見證之際，容我簡述神放在我心中的呼召。我的呼召有兩方面。第一，我覺得我有責任在中國建立基督教的高等教育。第二，我覺得我必須在基

督教的護教領域裡培訓年輕的基督徒，讓他們預備好，在二十一世紀能面對「新無神論」的巨大挑戰，護衛基督信仰。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就讀於耶魯大學。原稿為英文，由本刊翻譯。



若尋求祂，就必尋見

謝昉



我的學生生涯可說是沒有挫折、一帆風順，是老師眼裡的好學生。受無神論的教育灌輸，我否定所有超出科學範疇的存在，認定無神的、實用主義的世界觀。

什麼是真理？

然而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在蘇聯、東歐和中國所發生的政治風波和變故，給我原本根深蒂固的無神思想和共產主義信念帶來極大的動搖。政治課本上“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之類的說教，再也不能吸引我，反引起我極大的懷疑。如果這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為什麼需要修改，來適應這世界的變化呢？漸漸的，我對所接受的教育及其背後的理論體系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到底什麼是真理？

天安門事件和1991年蘇聯的轟然倒塌，使我逐漸開始收聽國外的短波電台。當時有一個叫做“希望之聲”的電台吸引了我（這電台似已不復存在，現在的同名電台是法輪功的電台）。這是一個香港的福音電台，其中的節目第一次讓我感覺到，原來基督教不是老頭老太的事情，竟有這麼多年輕人相信，而且充滿活力。我也發現，有神論並不是反科學的，有許多大科學家仍信仰獨一的真神，而他們的信仰並不是因為家庭的傳統，乃是自己的選擇。

帶著好奇心，我去“參觀”了杭州的教堂，購買

了聖經和一些屬靈書籍。以後我常去教堂，心想，反正聖經的道理都是正確的，道德是高尚的，有個神保佑也不錯。可笑的是——我總是只在考試之前才去教堂。

接受福音

在高中階段，我常常讀聖經，卻不了解其中的意思，就像讀一本東方的密典。當時常常以基督徒自詡，其實根本不了解“基督”是什麼意思。

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曾經一度沉迷於享樂、睡覺、看小說，但是第一個學期期中考試不及格，讓我開始意識到，大學並不輕鬆。當時我周圍有些學生熱衷於打牌，甚至看一些不健康的圖片和電影；有些人則拼命讀書，卻說不出讀書的目的。就像那位80年代在《中國青年》上掀起《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大討論的潘曉，我也在想，該做一個怎麼樣的人。

這時，我想起了聖經，想起還曾自認是“基督徒”——雖然對神將信將疑。但是，我去讀聖經，卻不能給我帶來安慰；尤其當我的行為怎麼也行不出聖經上的要求時，我分外的苦惱。我以為“向耶穌學習”，能給自己建立好的道德楷模，可是撒謊、驕傲、懶惰卻怎麼也揮之不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三章中說，“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可是我從哪裡去得到聖靈呢？

有一個國外留學生來浙江大學和中國學生交流。他是個基督徒，在交流中表露了自己的信仰，馬上有一個中國學生（我至今都不知道他是誰，很想謝謝他）說：“我們寢室樓裡也有一個基督徒，有一本聖經。”那位外國弟兄聽後大喜，就到我的寢室來想認識我，可惜我正好出去了，他就打聽到我的名字，記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一週後的一天，我正要到圖書館去，那個外國弟兄和我迎面而遇。和我一起走路的朋友認識他，向他打招呼。他很熱心地問我的名字，他發現這名字的發音和他腦海中的人很相似，於是他非常高興，立刻和我們一起去圖書館。在圖書館，他指著一本書問我，“神”這個字的意思，然後“趁勢”問我是不是信仰神，並邀請我與他一起學習聖經。

後來，那位外國弟兄和我分享了《四個屬靈的原則》，我這才明白，原來禱告接受基督，就可以獲得赦免和聖靈。我和他一起做了接受主耶穌的禱告。他說，神是信實的，神說赦免就必然赦免，神說降下聖靈就必然降下聖靈，因為我們的神說話算話，從不食言。

雖然我心裡仍將信將疑，但是卻願意去相信——可能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想繼續與他建立關係。後來他將我介紹給一群中國基督徒，讓我與他們一起查經和學習。雖然因此失去了“練習英語”的機會，可是我

的屬靈生命卻因此得以建立。

原來我第一年跟著外國弟兄查經，仍然是帶著“尊重”、“欣賞”的眼光，內心卻把這信仰當作是他的、西方人的。然而當我認識一群中國基督徒時，他們的熱情、對神的愛和追求，深深吸引了我，讓我真正開始將這信仰當作是我自己的，認真地去追求。

接受呼召

在學生團契中，我開始事奉、傳福音、帶領小組、甚至講道。然而因著自己的生命根基淺薄，也有軟弱、失敗和跌倒。火熱的校園生活隨著畢業而畫上了句號。

2000年，我從浙江大學計算機系畢業，來到上海的微軟亞洲技術中心工作。因為充滿對成功和升職的渴望，工作瘋狂賣力，通宵達旦是家常便飯。週末基本不去教會，都在公司裡度過。因著這樣的賣命，我獲得機會去美國微軟總部培訓兩週。

但正是在美國總部的短短兩週，讓我接觸到北美的華人基督徒。當時在上海，很多同事拼命工作，是希望能夠得到去美國的工作機會。但是當我來到美國的公司總部時，主帶我認識很多基督徒的華人同事。我看到他們追求主、愛主，而不是被工作和成就所捆綁。雖然我只參加了兩次主日聚會，但是弟兄姊妹愛主和愛靈魂的心卻大大激勵了我。

回到上海後，我就力邀幾位當年的契友和公司的同事，一起開始了一個小組，學習基要真理並彼此鼓勵。逐漸，更多同事，以及畢業後不再參加校園團契的弟兄姊妹，知道我家裡有小組，都來參加。聚會人數從幾人增加到了二十多人。我一方面想在職業上繼續進取，以便能夠升到更高的級別，另一方面又因為要服事小組，花很多的時間來準備內容、自我學習、解決問題。日積月累，身心疲憊，感到苦惱，很想從繁雜的團契事務中釋放出來。

我籌劃，可以通過出國讀書來給自己鍍金，同時藉此擺脫團契中的服事。很快，我就獲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計算生物學博士的入學許可和全額獎學金。我開始準備行程。

當時弟兄姊妹問我，我走了，家裡的團契怎麼辦？雖然我總是回答：“神會看顧的”，心中卻惴惴不安。可我卻硬著心想要離開。

2003年9月，我應該到新加坡向學校報到。我還曾特意請假，自費飛到新加坡去，見將來的導師，熟悉校園環境。但是在7月的時候，有肢體反復挑戰我，到底是否確定這是神的帶領，還是出於我的意思。我硬著頭皮回答：是神的引導，並強調，讀了博士以後回來當教授，影響力更大，可以帶領更多學生信主。

但是我心裡實際上卻很沒底。終於有一天，早上讀經的時候，神讓我看到歷代志下15:2：“你們若順

從耶和華，耶和華必與你們同在。你們若尋求他，就必尋見。你們若離棄祂，祂必離棄你們。”這句經文給我很大的提醒：做決定必須尋求神，而不能自己作主。於是我跟神說，如果出於你，我就辭職去讀書；如果不是出於你，我願意放下自己的觀點，順服你的帶領。（我原來雖然也禱告，但只是求神為我出國開道路，而不是讓我明白祂的旨意。）

這樣禱告後不久，在早晨讀經時，兩節經文大大地感動我，給我很強的負擔。歷代志上28:10說：“你當謹慎，因耶和華揀選你建造殿宇，作為聖所，你當剛強去行。”28:20又說：“你當剛強壯膽去行，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耶和華神，就是我的神，與你同在，祂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直到耶和華殿的工作都完畢了。”我相信，神是透過這兩節經文挑戰我接受建立教會的托付。大衛告訴所羅門聖殿應有的樣子，神也要我按著聖經的啓示建立祂的教會。

因著之前的禱告，我已經放下心中對出國的強烈願望，此刻我就回應神，接受了祂的呼召，繼續留在微軟工作和帶領團契。

隨後的八年，我和同工在城市裡建立教會，以聚會點的方式倍增、植堂、建立網絡。我們經歷了不少挑戰和難處。到2010年，神再一次感動我，看到全職工人的需要，和自己服事上的淺薄。我終於決定從微軟辭職，全時間讀神學，預備未成為傳道人。

回首2003年清楚領受的呼召，我將來的首要事工仍然是建立合乎聖經的教會，使神的教會在城市中就像“城造在山上”一樣見證基督，同時我也盼望在神學教育、社會文化的思考上被神使用，讓聖經的真理不但在教會中被教導和遵從，也向世界宣講。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就讀於芝加哥三一神學院



尋找信仰與社會的答案

李泉



“Thank you very much, Teacher Li!” 七歲左右的小女孩接過我遞的半個雜麵窩頭，滿懷感激地大聲說道。這大概就是她的晚餐了。

“My pleasure! Tell me, what is your greatest hope?”我試著讓她回顧剛在英文課學到的新句型。

“I want to go to college just like you! Because I want to make a lot of money so that my mother will not work so hard.”她響亮地說。那充滿羨慕和決心的語氣，讓我一下子陷入了沉默。

那是2007年夏天，是我和同伴作為志願者，在河北農村輔導小學生的最後一天。在這中國西北的偏遠村莊，隨處可見留守的家庭主婦、兒童和老人；青壯男人則消失得無影無蹤。當地教師告訴我們，年輕人都到城市打工了，每年只回家一次。這是農村家庭在經濟改革大潮中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作為一個有福音信仰的青年人，我一直熱衷於以志願服務的方式履行社會責任，但這次經歷讓我意識到，我需要更多知識，才能真正理解複雜和嚴重的社會問題。

童年與社會議題

對探索各種社會議題的興趣，深深植根於我童年的經歷中。我成長在一個普通的城市工人家庭，周圍盡是吵雜的胡同和大院，是今天所謂弱勢群體中的一

員。從小，我便喜歡在傍晚乘涼的時候，擠在下班的成年人中間，聆聽他們談論，體會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面對艱難生活時的豁達態度，常讓我印象深刻；而我幼小的心常常幻想，有一天要用自己所學，來幫助這些目不識丁的鄰居改善生活。

我的父母大半生在一家國營糧庫中工作；不幸，到中年卻要面對工作單位的解體。這結果與其說是效益不好，還不如說是領導班子的集體腐敗造成的。在我的記憶中，他們很少抱怨改革出現的不公正，只是全力栽培和教育我。直到父親突然去世，我才體會到他們慘澹的生活境遇、心中的悲傷和對下一代的期待。

在家裡困難的時日，我努力成為媽媽的幫手，也漸漸理解她對家庭全身心的投入，以及作為單身母親的堅強性格。她幾乎從不停止工作；甚至在退休之後，時間和精力也放在做社區義工和其他服務上。她成了鄰里中有名的人物。我在外讀書時，每次通過長途電話與母親交談，都能聽到她經歷的各種趣事。儘管母親常處在貧窮和疾病中，但她的勤勞、堅毅和樂於助人，卻成了我的榜樣。這些品格也成為我的操守，並融入在我的研究、教學和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我父母所經歷的痛苦，乃至在今日中國更大範圍內受壓抑人群的命運，遂成為促使我不斷求索的主要動力。

世界觀的變化

我生長於一個貧窮但平靜的城市社區中，童年生活很大程度上是遠離社會大潮的，直到八十年代末一個夏天。

那天，我和父親正在大街上散步，忽然聽到遠處傳來喧鬧聲，才注意到有很多大學生，分群圍坐在大橋、火車站和政府建築旁，正在大聲地抗議。父親見狀，急忙帶著我回家。從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一股莫名的恐懼。隨後幾週，電視新聞反復播放，學生和知識分子同黨在鼓吹所謂的民主，但他們已經被鎮壓平息了，只有少數逃到了歐美。“民主是個壞的東西，”父親的抱怨今天仍印在我腦海中。

父親的話深深影響了我對未來的規劃和願景。隨後的幾年，我開始對學習認真起來，盼望有朝一日成為一名服務人民的政治家。高中畢業後，我決定選擇在一所政治色彩很强的大學攻讀公共行政學。中國人民大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創建，旨在為追求公正的社會訓練革命人才。我入學時，內心的憧憬是：有一天能成為這樣的人，為打造世間天堂而奮鬥。

但是，這樣的理想只持續了不長的日子。當我偶然間閱讀小說《1984》時，被奧維爾（George Orwell）生動描繪的權力場景所震撼。與此同時，我也才開始發覺，一個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結構長期塑造了我的思想和人格。可以說，在對極權主義制度的深刻幻滅

中，我開始了個人心靈的覺醒。

自此以後，我便開始在政治、哲學和宗教的書海中，努力尋找關於信仰與社會更加可靠的答案。在一次聚會中，身邊的好友向我介紹了聖經。很快我便被其中的資訊吸引，並最終接受了聖經中的真理。

得著這一奇妙的恩典後，我才發現，此前我的種種經歷帶給我一個獨特的視角，來領略耶穌的教導和行動所彰顯的解放性資訊。事實上，真正使人自由的，乃是耶穌犧牲的愛，這愛具有一種由內而外移除人類罪惡枷鎖的能力；同時，隨著福音的傳播，人們追求公平與正義的心也被激發。在一個社會裡，信仰神的群體被呼召，成為追求愛與正義的人；由此看來，天國正某種程度嵌入在社會中。

沿著這一思路，我逐漸瞭解到，上帝那滿懷忍耐和慈愛的救贖工作，真實地發生在我年輕的生命中，並極大地改變了我對自己和世界的看法。在大學二年級，我受洗了。

在學界積極服侍

信仰的皈依使我得以在校園中結識一群有相似迷失經歷的同齡人。我們不約而同地發現，身邊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對各種信仰越來越開放，但其中福音的資訊常常被忽視。為了回應這屬靈的需要，我們和幾位老師一同建立了學生福音團契。後來這團契發展成

為北京香柏青年教會，十分活躍。

在團契創立之初，我們有個共同的異象，就是在中國學術和思想的中心建立福音的燈塔。我和同伴們熱心查考聖經，並利用業餘時間進修各種神學課程。與此同時，我也開始帶領小組查經，隨後成為團契的同工，負責從後勤到外展專案的各種服侍。在過程中，我認識了後來成為自己伴侶的楊姊妹。我倆在一起經常談論的話題，就是如何回應主在我們生命中的呼召。

經過長期的禱告與尋求，我們逐漸清楚認識，主在我們各自屬靈和職業上的呼召：去傳福音給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去推動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福音化。基於這樣的信念，我們遂開始預備自己從事學術和教學工作，希望通過系統的裝備和訓練，能夠有力地辨識出中國轉型社會變化的內在機理，並指出福音運動的正確途徑。

我所提交的博士研究選題，即是這一宏觀論題中的一環，嘗試檢討近三十年來大陸儒家信仰和倫理的社會起源，並對其進行文化神學意義上的嚴肅批判。我的妻子也於2013年從香港中文大學獲得了聖經研究專業的博士學位，目前正積極從事與此相關的研究。

我們兩人共同的異象，即作為持守福音信仰的學者，在中國大陸服侍主的百姓。我們是在中國家庭教會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也將會把自己的所學貢獻到教會中。不僅如此，我們渴望透過未來的教學和研究，

來服務大學校園中的學子和知識分子。最後，我們所追求的學術事業，更是推進從基督教視角對中國轉型社會進行解讀。

尼希米因聽聞耶路撒冷城門被燒，便發誓回歸，我們也同樣感到上帝國度在中國大地擴展的緊迫，並願意憑藉學術上的服侍，成為這一進程的積極參與者。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愛丁堡大學攻讀博士



火車奇遇

李晉



我從小成長在軍隊大院。在成長和求學過程中，有兩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社會中為什麼有這樣多的不公？

隨著思考漸漸深入，我意識到所處社會的真相：不公正的社會制度，曾使千萬人因飢荒而餓死；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親人之間都要劃清界限，來表達對政治領袖的忠誠；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屢遭國家迫害；89年間，一大群追求民主自由的學生和市民，遭到軍隊以真槍實彈強迫驅離。

這一切迫使我有一種衝動，覺得自己有責任去了解、去改變些什麼。

成為政治自由主義者

2001年上大學後，我開始接觸到西方政治自由主義的思潮。中國有一些獨立知識分子在這條路徑上探索，想在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外尋找出路。

我從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和《動物莊園》，一直讀到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波普爾（Karl Popper）的個人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理論。作為經濟學專業學生，我以為自己找到了社會問題的根源，那就是權力的濫用。

在官僚體制裡的人，通過權力的尋租來獲得巨大的財富；隨之而來的，則是社會的良心和道德慢慢衰

落。權力成為普遍追求的目標。人們渴望自己擁有權力，同時又因懼怕權力而學著說謊。

因此我認為，最應改變的方向是：通過市場來保證每個人的自由。於是我成為自由市場制度的擁護者。

我開始帶領一些年輕學生閱讀哈耶克的《自由憲章》，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民主在美國》等等。我們瞭解到，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有其特定的背景，就是需要有法律的維繫，特別是有憲政的支持。

後來的十年，中國逐步進入市場化。然而我看到，這樣的經濟發展不但沒有帶來對政府的限制，反而權力尋租的狀況愈演愈烈。

那一段時期裡，中國思想界出現兩種思潮：一派追求政治自由主義，另一派則維護官方的意識形態。前一個群體的思想言論曾經一度活躍，但不久之後就受到打壓；一些倡導人士被官方禁止發言，甚至遭受迫害。

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中，我更覺得政治自由主義的可貴。我認為，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中主張的平等主義，在我們的社會裡應該得到實踐。

我堅持政治自由主義的立場，主要的動機是：其中可以找到人的價值，就是思想的獨立和自由。

開始思考人性與信仰

觸動我開始思考信仰問題的，是2001年的911恐襲事件。當時，我周圍很多大學生都為這個災難歡呼，讓我非常驚訝——這些人居然完全沒有基本的同情心。

他們會如此反應，是因為在官方意識形態的宣傳中，美國是中國的敵人。但諷刺的是，這些學生中有一些正打算去美國，謀求更好的教育和生活環境。那天我非常難過。

中國人這種對生命的冷漠，常被一些批判性作家描繪為這個民族的“劣根性”。我突然覺得，人性不像啓蒙運動作家們所描繪的那樣光明，而是有一種深深的幽暗。正是這種幽暗，使我們這個國家發生那麼多的悲劇。

2002年，我的人生陷入苦悶。一方面，我看到社會這樣不公正，道德淪喪，獨裁政府依靠謊言維繫統治，導致人心敗壞，我只能悲憤，卻無力改變；另一方面，我也為自己的未來感到擔憂。我從最好的財經院校畢業之後，可以找份體面的工作。

但我不願意只是為自己而活。倘若我要過順遂的日子，未來必定要說謊，過犬儒主義般的生活；甚至會幫助我所厭惡的政體。

那時，我讀到東歐流亡者和異議人士的書，如索爾仁尼琴，哈維爾等，我發現，信仰能給人力量，對抗極權主義所帶來的恐懼和緊張。

我反思所讀過的西方政治哲學和經典，有一點是過去忽略的，就是人的價值和人性立足的根基——基督信仰。這是我們從小所受的無神論教育中所沒有的。

我讀《卡兒瑪佐夫兄弟》一書，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 Dostoevsky）對大法官的描寫，深深地震撼了我。他說：人們何等卑微渺小，卻喜歡權威、神蹟，滿足口腹才講德性，喜歡權威甚於自由；然而，卻缺少對上帝的敬畏。這段文字對我這個持無神論、懷疑主義的政治自由主義者如雷灌耳。

我像瘋了一般想要讀到《聖經》，可惜在一般書店中無法找到。

成為基督徒

然而，過了一天，在我乘火車返鄉的時候，對面竟坐著一位基督徒的老阿姨。她送我一本聖經，並且向我見證上帝在她生命中何等真實。我驚訝於她經歷了那麼多苦難，仍有安詳、平安、喜樂。我回到學校後，開始閱讀聖經。首先讀的是羅馬書。當我讀到“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3:23），就倍感受吸引。我發現自己驕傲自大，覺得自己是有罪的。

我一口氣往下讀，心中有一種平靜，如同浪子找到家的感覺。當讀到“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8:35-39）我止不住開始流淚，卻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平安。

值得付代價的信仰

2005年我剛去教會聚會，同時也交往了一位未信主的女朋友。隔一年，她的父母知道我的信仰後，認為這在中國沒有前途。他們要我在信仰和愛情之間做出一個選擇。我突然第一次真正發現，信仰和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是何等的寶貴。

面臨這個痛苦的選擇，經過幾天的禱告，我更覺得上帝在我生命中給我的安慰是如此真實。那天我正在查考腓立比書3:7-8：“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正默想這段經文時，女友給我打來電話，要求我做出選擇，我就對她念了這段經文。從那時起，我們再也沒有聯繫過。

那段時間，我經歷了痛苦和破碎，發現十字架的道路是要付出代價的。而我在禱告時感受到了上帝對我的安慰，是如此的真實，我無法否認神。

2007年底，我去香港參加福音大會，在火車上認

識了一位也去赴會的姊妹，她當時在美國讀博士，回國作論文的田野調查。我們發現，兩人的成長背景、學術背景和愛好居然如此相像。經過一年多的交往，我們確立了戀愛關係，後來結婚，同心服侍主的教會。

不斷向上帝屈膝

信主後，我一方面對聖經有了更多知識，在肢體生活中也經歷生命的相交；另一方面，我的研究興趣也慢慢被對上帝的渴慕所更新。同時，我經歷了屬靈知識上的進深和個人更真切的悔改。

我一向認為，人的獨立和自由思想最為寶貴，但直到我明白人墮落之深——“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創世記6:5），才認識到自己對罪的認識十分膚淺。我過去深受古希臘理性主義的影響，經過反思，我察覺到基督信仰和哲學（特別是政治哲學）的根本性差異：基督信仰的根基在於上帝的啓示，而希臘傳統是建立在人的理性上。這兩個體系開展出來的世界觀，對人性的解釋截然不同。

我相信，唯獨上帝的恩典能讓罪人認識祂。正如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中所論，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認識上帝並認識自己，但人因為不認識神而墮落成為有限的罪人。相比之下，理性主義實際上將人高舉為上帝；但又因為人的差異性，造成只有某些人可以通過隱晦的教導認

識真理，即施特勞斯（Leo Strauss）在《迫害與寫作藝術》（*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中談的。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其政治觀念史中也總結到，人類的觀念歷史，不過是基督信仰和諾斯替主義（Gnosticism）的衝突，甚至馬克思主義、納粹主義等，也不過是諾斯替主義的翻版。

當我越來越認同聖經所指人全然敗壞，理性也需要神的光照時，我才認識到相信個人的謬誤。

正如華菲德（B. B. Warfield）指出的，世界只有兩種信仰，一種是相信的信仰，一種是行為的信仰。前者就是基督徒真正的信仰，他的理智、內心和意志不斷向上帝屈膝，只能用這種態度思考，感覺和行事，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這樣的轉變是我信心的里程碑。

蒙召全職服侍

2010年我的妻子拿到博士學位，我也在進行博士研究。我們一心想要在學術界服侍國內的弟兄姐妹。2011年有個基金資助研究中國社會和信仰，我們夫婦開始了三年的田野調查。我們在對家庭教會進行訪談時，發現他們面臨一些問題。

在中國的一些城市，由於外在的逼迫，信仰成為一種私密化的形式，帶來以下現象：(1)教會不重視建立聖經秩序的管理模式，通常是靠帶領人的個人魅力來影響信徒，而他們的神學訓練普遍不足。(2)教會聚

會不公開，成為一種“正常”模式，容易出現偏差的教導，甚至異端。(3)教會生活和日常生活割裂，很多人將信仰當成小團體的活動。(4)雖然越來越多高學歷的中國基督徒興起，但大部分人不看重用聖經回應時代的需要，很少有基督徒學者以純正信仰的立場來回應社會問題。

這些現象造成兩個結果：(1)教會不出現在公共領域：信徒只看重教會內的關係，對社會的苦難和需要則視而不見。(2)教會深受世俗化的影響，僅僅成為信徒心理安慰、交際的場所。

在訪談過程中，上帝藉著弟兄姐妹的經歷不斷提醒我們，並改變我們的生命。有一位傳道人的話深印在我心中：“俗話說，人往高處走，但是對於我們基督徒，應該是人往低處走，謙卑下來，去服侍那些上帝的子民。”非常奇妙的是，我們訪談的對象中，居然有一位傳道人幫我聯繫到10年前在火車上送我聖經的那位阿姨。這些都讓我們經歷到了上帝的護理。

2012年的一天，當我讀到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時，突然眼淚止不住的流，心裡卻感覺到有一股喜樂甘甜的清泉在流動。我知道，這是上帝在我心裡賜下的一個印證，呼召我成為傳道人，去直接服侍祂的百姓。這經歷成為我進入神學院的序曲。

服侍上帝的教會和祂的百姓，是我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在弟兄姐妹中與他們一同喜樂，一同盼望，

一同成長，對我而言，世上沒有比這更值得嚮往。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加爾文神學院攻讀博士



我心靈得安寧

康 頓



我從小生活在一個天主教底蘊深厚的城市。在老城區的市中心，佇立著一座清朝時期修建的天主教堂。那座教堂就像是鬧市中的世外桃源，每次經過都讓人感到十分寧靜，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總是好奇裡面是什麼樣子，都有什麼人。再大一些，我就開始好奇：究竟是什麼力量吸引人們聚集到十字架下，教堂之內？但是，從小到大，我從沒能真正踏進一所教堂，每次只在遙遠的地方好奇地窺探。

我也曾想通過閱讀，去解開謎團。家中的各種書都成了我尋找答案的地方。但是，西方的小說並不能給我圓滿的回答，因為書中的教士或牧師，都被塑造成反面形象，尤其是我喜愛的《傲慢與見》，牧師表兄柯林斯極其自傲又十分自卑。所以，我的好奇一直保留到上大學。

安寧中的呼喚

大學期間我主修哲學，因此開始接觸西方基督教思想家的著作，尤其是教父神學。但是，在中國的教育系統裡讀神學，先入為主的馬克思主義偏見，將神學的基調完全籠罩。在無神論的大框架之下，神學只被視為一種思潮，而且併入哲學。神學變成詮釋上帝的哲學工具，宗教學也被詮釋成完全消極化的“人民的鴉片煙”。

讀研究生時，我到中央民族大學主修宗教學，才有機會真正了解基督教，接觸聖經，學習基督教歷史。我還得到走進教會的機會，去感受在教堂裡面的活動。我踏入的第一間教會是北京的海淀堂。月光下明亮的十字架，在一片霓虹燈中顯得格外寧靜，我開始感到內心中前所未有的安寧，並覺得是主在呼喚我。

在北京的日子裡，我曾擔任一位美國訪問教授的助教。這位老師是虔誠的基督徒，他給我們講了很多他在非洲傳教的生活，並介紹我們接觸基督教的電影和書籍。在講使徒行傳的過程中，他更闡明了基督的精神。他孑然一身，樂善好施，本性單純善良，讓我深受感動。

挫折與領悟

隨後，我被推薦到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做交換學生，第一次有機會在神學院學習，並和基督徒一起生活。這段時間裡，我被基督徒的愛和關心籠罩，使我意識到自己的渺小，體會到主的全知、全能、全在。

作為獨生子女，我過去一直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驕傲霸道。在大學時期所積累關於主觀能動性的潛意識，促使我覺得，只要努力，什麼都能做到或得到。但是我的驕傲被一次次打倒，在挫折和困難面前，我感到無能為力，不知所措。最重要的是，我為自己

設計的道路和前途，和我當下所走的路似乎大相逕庭。

最初，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希望能按照自己的設計，做我想做的事情。那時的我非常執拗，不聽別人的勸導。但是，後來回想起來，我才感到原來我生活中的一點一滴都有主在帶領。祂澆灌我，給我最好的一切，安排我的道路。我終於明白了“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的含義。原來我鑽各種牛角尖，為自己設計的道路都是徒勞，因為那些未來根本不適合自己。神總會預備最好的給我。

藉禱告與神親近

神讓我在成長中明白了祂對我的愛。這是何等大愛，祂竟將獨生子捨給我們，替我們贖罪。而我，是何等卑微。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位於離開市區的道風山。那段日子，我常參加以聖樂和祈禱為主軸的泰澤崇拜。在寧靜的音樂中，我感覺離主更近了。我願意完全把自己交給主，做祂的奴僕。

曾經，我時時抱怨，既然神是全知全能的，為什麼祂不顧念我，給我所需，除去我的痛苦和迷茫？為什麼還要我在困難面前低頭垂淚，灰心喪氣？但是我的室友，同樣是從國內來的姊妹和我講：“因為你從來沒有和祂建立關係。人和人的關係都是通過交流而

一點一點建立起來的，你不同天上的父交流傾談，祂如何撫慰你的困苦，又如何指引你的路？”是的，我也需要和天上的父建立個人的關係。祂雖愛我，沒有交流，何來對愛的感悟與發現？

我開始天天向神禱告，與祂說話，一點一點建立關係。這之中有祈求，也有感恩。我感到，神離我越來越近，祂傾聽我的禱告，成就我的祈求，安慰我軟弱的內心，使我的心堅定，並給我盼望。祂更新我的生命，使我完全歸於祂。

服事與學習的心志

我再次回到香港時，便決定受洗，承認自己的罪，歸入基督耶穌裡面，做一個愛人愛神的新人。受洗之後，我開始在教會中幫忙做一些工作，包括自己比較擅長的文字事工。

從那以後，我就決定要一心一意服侍主。因有感於國內基督教研究水平落後，資料稀少，我決定到香港及美國讀書，完成博士學位，為國內的基督教盡一份心力，尤其是在舊約研究方面。

神十分看顧我，在這條道路上雖非一帆風順，但是我最終來到美國，開始進修。剛到亞特蘭大的第一學期，我就認識了我現在的美國家庭。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帶我到教會參加聚會，給予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愛，並常常為我禱告。

不僅如此，我在教會中也感受到溫暖。弟兄姊妹常主動接觸我，包容我，與我交談，盡力幫助我，或為我禱告。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基督徒如何愛上帝，並愛人如己。我願像他們一樣，將這份愛傳播出去，給每一個人，也把福音帶給每一個渴慕傾聽的人。

我常常為我的父母禱告，為他們信主和健康禱告。蒙神保守的是，我的父母雖然是公務員，卻從來沒有阻止我信主，他們支持我，盡他們所能在經濟上、精神上支持我求學。如今，他們也開始讀一些我留在家中有關信仰的書籍，逐漸了解基督教。我為此感謝主。

在難處中倚靠主

來到芝加哥、進入攻讀博士的階段，第一學期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學習上、金錢上、生活上，困難重重。但是主洞察一切，在我身邊隨時支援，讓我靈裡仍有喜樂。

為著主所給我的一切，我很感恩：在北美的華人家庭、所有的恩福家人、陳牧師和師母、及弟兄姊妹經濟上及精神上的支援。在學校的難處也讓我更深的自省，如何面對道德危機和學術危機，讓我更加深思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想成為一個怎樣的基督徒，將來服侍的目標為何。

在神的帶領下，我參加了慕迪教會，通過經文省察自己，重新建立信心，並遠離所有自由派的紛爭和行動。神也給我一次機會重返亞特蘭大，在學術會議中體會基督徒學者所要面對思想上的碰撞。當我返回芝加哥時，我又一次有了目標和動力，也更加明白馬太福音7:7：“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神通過困難來裝備我，磨礪我，使我具備所需之能力，讓我雖在苦難中卻有美好的見證，並預備我成就祂的旨意。我讚美神，因為祂保守我，在我生命中有奇妙的作為。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芝加哥路德神學院讀舊約博士



從誤解救恩到全然獻身

亞伯



在我小學的時候，我的父母和爺爺奶奶都先後經過當地耶穌家庭背景的農村教會傳福音，成為基督徒。

誤導、偏離與回轉

家人向我傳福音時，卻只是強調作為一個基督徒應當遵守的各項誠命與律例，並且指出：只要在臨死前悔改，就可以得著永生。這讓我感覺，若作基督徒，一生會在束縛中度過，那麼，不如自在地活一生，到臨死前再悔改也來得及。

這種思路使我真正認識耶穌而悔改的時間推後了將近11年。在這些年中，我所追求的完全是世上的名與利。甚至我在高中的日記封底確言，要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終身！這樣，在12歲就會唱許多聖詩的我，卻在22歲時宣讀了加入共產黨的誓詞，在大學期間一直縱情人生。

我23歲的時候，遇到一位宣教士。他告訴我，無論你信與不信，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拯救世人的工作是客觀存在的。只要相信，這個恩典就會臨到你身上；而當救恩臨到的時候，人的生命會改變，會開始追求聖潔的生活。

那時，聖靈很清楚地提醒我：這才是基督救贖恩典的真義。我童年時的理解是錯誤的；救恩並不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因此，我重新相信基督是為我而死，

得救是本乎恩典。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便參加了校園中的查經班，及小型的家庭教會聚會。

懷疑、掙扎與確認

但那時我的信仰根基很不牢。曾經有將近半年時間，我不斷重回到懷疑的不信狀態中。那是我信仰之路最為深刻和最為長久的一段艱難時期。

當時最為困惑我的地方在於：我可以相信上帝的創造與人的墮落，因為只要觀察人生，就可以看出必定有上帝奇妙的作為。但是對於耶穌，我則有很多疑問，讓我很難相信。耶穌只是歷史長河中某一階段的一個人，憑什麼宣稱他能夠拯救世人？如果歷史中還有其他人也這樣宣稱，是不是我們也能相信他？

這個疑問讓我對基督教產生了很大的防備心理。我曾經一度將基督教、傳銷、練氣功這三者列為世間最蠱惑人心的三大災害。因為帶著這個疑問，有近半年的時間我沒有繼續參加校園中的查經班，也和幾位宣教士有意地遠離。

但後來，一位宣教士弟兄提點了我思考問題的思路。他的話並沒有解決我的疑問，但是通過他的解釋，我能夠重新確認自己的信仰。他的解釋其實也很簡單，就是說：不僅是對耶穌的懷疑，就連整個信仰，我們在有生之年是幾乎無法確認的，只有等死亡之際才能證實。然而聖經給我們啓示，人最需要的便

是相信。從人的理性與人所能理解的角度來考察，許多聖經記載與我們生活的常識是不符合的；我們不可能通過實際生活來一一驗證我所信的。

我思前想後，既然我們所信的，只能留待未來才能驗證，那麼，我就不必一直懷疑，而應該接受可以理解的現有證據。在這樣的思路主導之下，我確認了自己的信仰，也沒有再產生過太大的挑戰。

投入教會侍奉

1998年畢業，到北京的一所大學任教。起初我找不到家庭教會，就只能在崇文門三自教會的教堂聚會三年。在這段期間，我看到三自教會的本質，就下決心以後不再在三自教會參與任何服侍。

2001年初的時候，我來到自己後來委身的教會。開始的聚會是在一個地下室，真所謂是地下教會。從到教會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歡上了這個教會，此後一直委身參加主日崇拜與服侍。

2002年初教會開始分堂，我們夫婦輔助另一對夫妻開始在一所學校教室開始一個新的聚會點，我也開始在各聚會點巡迴講道。到2004年，我開始以負責人的身份服侍這個聚會點，一直到2008年全教會聚會點合併為止。

2005年我開始與其他同工一起建立教會比較完善的財務制度與審計制度。2007年和2010年我兩次被選

立為教會三位長老之一，先後擔任長老計六年。後來教會在發展中遇到許多艱難，我和我的家庭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讀神學神開路

我讀神學願望由來已久，超過十年。2011年底，我申請了Gordon-Conwell神學院道學碩士。但是在2012年預備出行之際，考慮到教會依然處於不穩定狀態，作為長老，我仍然應當承擔任何可能的危險與責任，就沒有赴讀。

到2013，我看到一切事工已經處在常規狀態之下，就決定不再續任長老。

後來和神學院溝通，神學院表示仍然可以就讀，我們就將出行之路交托給神。我們憑著信心買了機票，直到赴美行程前一天，派出所通知我們可以走的時候，我們才確認這條路是蒙神引導的。

成立中國神學生團契

2013年來到了神學院後，我發現從中國大陸來北美的神學生普遍被迫割斷了與母會的聯繫、學習經費緊張、孤立孤獨，就決定組織各神學院的神學生建立自己的團契，互相代禱與支持，並推動神學生回國服侍中國教會。

在神的預備之下，我們很快就組建了團隊，並開

始了一年一度的神學生聚會。我們聯結了北美超過16所神學院的近200位神學生，共話神恩，勵心歸國。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就讀於Gordon-Conwell神學院



祂救我到寬闊處

周旭



我的經歷可分三個階段：兒時對福音耳濡目染，而願意接受；少年時摸索人生的意義而苦苦掙扎；大學畢業後回到神身邊，為祂而活。這段路程讓我體會到上帝的信實、偉大和恩慈；祂救我脫離捆綁，帶我到寬闊處。

無可質疑的拯救故事

福音初臨虹橋這個東南沿海小鎮，大概是十九世紀末。循道會的宣教士在1907年蓋了第一間教堂。那棟古樸的西式教堂後來被焚毀；雖然曾原樣重建，然而最終被現代教堂建築取代，實屬可惜。

但是福音拯救和改變生命的大能卻永不消亡。這大能有幸落在我曾祖父身上。當時三十六歲的他，身患絕症，求告無門；同村唯一的基督徒家庭傳福音給曾祖父，他相信了，病症也消失了。這美麗的拯救故事在我家代代相傳。神拯救曾祖父脫離病痛，也拯救他脫離永刑的痛苦；福音大能的功效延續到他的子子孫孫。

還有一則拯救故事，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不過那時我太小，我父母對這次經歷則是刻骨銘心。我十九個月大時，從樓上摔下來，頭先著地，送到醫院時，瞳孔已經放大，在人看來活命無望。母親當時默默許願：“神啊，只要能讓我兒子活著，我就把他獻給你，因為他是屬於你的。”

父親當時信心滿滿，對母親說：“萬一上帝叫走我的兒子，這也是祂的旨意。”然而他仍禱告說：“上帝啊，只是不要叫那些不信的人嘲笑我說：‘看，那個家裡舉行聚會的人，他的上帝救不了他唯一的兒子。’”

上帝不叫人蒙羞，祂聽了父母親的祈求，拯救了我。這是個神蹟，因為根據母親口述，我雖昏迷半天，醒來卻立刻下床，四處亂跑，八個成人費了好大的勁，才把我抓去注射，針頭卻怎麼也扎不進去。本來醫生說，需要作三次開顱手術，後來一次也沒有做過。我和其他孩子一樣成長，一樣上學，一切都很正常。

我常聽父母談起神對家族和對我個人的拯救，也深信他們不會欺騙我。他們經常語重心長地告訴我：不要忘記上帝的恩典。透過這些見證，我在理智上覺得上帝是無可抗拒的，於是樂意接受救恩，在1998年上高一年的時候，便受了洗禮。

摸索人生的苦痛掙扎

只是在受洗時，我還沒有真正領會上帝的救贖的意義。受洗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的信仰一直處於嬰兒期，自己與耶穌生命的關係非常淺薄。上教會的原因，更多是出於聽父母的話而已，並不是自發的行動。

外表上看起來，我是個乖乖仔，但事實上我知道，自己生命中有很多污點。小時候曾經起貪心偷錢、撒

謊欺騙父母、有點小成就驕傲、比人不如就自卑。父母對我管得很嚴，而我的順服只是表面裝出來的。

上大學後，我就像從監獄裡放了出來，肆無忌憚地享受“自由”。吃喝玩樂、荒廢學業，是我大學生活的總體寫照。有人開玩笑說：“大一沒逃過課、大二選擇性逃課、大三選擇性不逃課、大四全部逃課。”而我的實況便是如此。

我覺得這正是我想要的人生。生活自由自在，不受宗教束縛，再無需假扮虔誠。但是，後來我體會到，這樣過日子也充滿虛假。因為當我放縱私欲，沉迷在打牌、遊戲、追劇之中，所帶來的，只不過是夜深人靜之後的空虛。我的內心有很深的愧疚和落寞，因為我忽略現實和責任，覺得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家人。進大學時雄心壯志、理想遠大，臨近畢業卻是失落、無助，感覺自己的存在毫無意義。

就在這種狀況下，一天我在校門口忽聞歌聲：“穿著破碎衣裳，又飢又渴又疲乏，阿爸父我要回家。”浪子的比喻一下子唱醒了我，這是上帝在提醒我回到祂身邊，因我所以會有空虛感，是由於與神疏離。但是我內心還是剛硬，不願意主動回到上帝面前。

又過了些時候，校園團契的弟兄姐妹來探訪我，邀請我去參加聖誕晚會。我很少去參加團契，因著他們來探訪，我礙於面子便去了。晚會中的音樂劇《十個童女》提醒我：我就像愚拙的童女。我淚水奪眶而

出，想控制卻是不能。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讓我羞愧不已，那想必是聖靈的工作。我在上帝面前深深懊悔，知道自己大大得罪了祂。懊悔過後，有一種釋然，感覺生命中有一股愛的溫暖。

但是好景不長，我又回到平日的放蕩。畢竟我習慣了罪中的生活，繼續通宵打牌、網游、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鬧騰的火熱，漫無目的的過日子。我感覺自己真是爛泥一堆，扶不上牆。

挫折打擊與轉變

但是福音的拯救大能終能改變生命。當我繼續毫無意義地虛耗人生時，短暫的快樂所帶來的，是無法填補的欲望溝壑。我開始厭惡這樣的生活，但是卻走不出困境。

大學畢業後，我找到一份並不理想的工作。但初入社會的這段經歷，檢測出我的生活承受能力幾乎是零。我不知道我該為什麼活下去。

父母親也許察覺到了什麼，於是母親勸我去報名當地教會舉辦的培訓班。這些培訓班是國內神學院的原始模型。那一年的培訓原是為了訓練傳道人，不過，父母的初衷並非讓我做傳道人，而是希望我有真實的信仰，和主建立真正的關係。而我自己心裡的算盤卻是：也許這一年的培訓可以讓我逃避生活，而能逃一時是一時。於是我答應了。

培訓班是密集課，一大早有禱告會，晚上為自習與讀經的時間。這並非是我想要過的生活，我在其中只是得過且過，人生仍然漫無目的。然而，四個星期後，這樣的日子被一次意外中斷了，我的左腳韌帶撕裂，只好臥病在家。

在床上躺了四個月，我有更多時間去注視生命中的混沌。這期間，曾有連續三個晚上，我在睡覺時經歷到類似的夢境：有一些黑影壓制著我，死死地摠住我的四肢，並且用手扭曲我的臉，我呼叫：“耶穌，救我！”四五個黑影馬上就消失不見了。在那三晚之後，我又夢見自己在贊美上帝，感覺無比美妙，心中無比甜蜜，沒有任何喜悅比得上這種喜悅。這些奇妙的經歷向我指證：我生命的意義在於我與神的關係，神要帶領我的生命離開混沌，回歸秩序。

四個月之後，我可以下地走路了。那時我必須作出決定，是否返回神學培訓班。正當徘徊之時，姐姐提議，不妨去接受更正式的神學培訓，因為本地的神學院正值第二年招生。於是我又抱著試試看的心情，接受了這個建議。

我被錄取了。當然，我當時仍然不知道將來要做什么，未來的路該怎樣繼續走，只是走一步算一步。儘管我有魚目混珠、濫竽充數的嫌疑，但是上帝的恩典大過我的軟弱。一個星期的課程下來，我真真實實地感受到上帝神聖的呼召，我立志要為祂而活。這並

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在尋求人生意義的過程中，我不再拒絕那神聖的召喚。

神聖呼召的寬闊之地

在國內經過三年裝備，我明白自己一生要服事上帝，並清晰地看見未來的道路。上帝感動我，要在神學教育這一領域中盡忠。我的人生因此有了真正的意義、方向與目標。

當我定睛於神，放棄追求自我的實現，祂反而讓我這破碎不堪的生命變得逐漸豐盛。每一次來到十字路口，上帝都帶領我前行，讓未來的路更加清晰。

那時，國內神學教育剛剛起步，無論是在行政上還是教學上都不太成熟。在這三年中，我深深體會到上課沒有老師、班級管理亂套的痛苦，甚至有時想退學。但是上帝卻給我一個心願，將來要在這個神學院作老師；於是，我不再後退，反而更有力量去面對神學院的缺乏。

我心中有個單純的願望，祈求上帝開啓前路，讓我有機會接受進一步的教育。上帝帶領我到新加坡神學院求學。在那裡，我對希伯來語、解經、系統神學等課程產生興趣。接下來，當我仔細思考繼續進修的方向時，上帝讓我想起國內教會的處境，在解經和舊約研究方面特別缺乏，於是我選擇了學習舊約。

之後，上帝又帶領我到Gordon-Conwell神學院讀

神學碩士。英語不強的我，能夠被錄取，並順利完成學業，都是上帝的恩典。

畢業後，我回到國內的神學院工作一年，這一年更加肯定了上帝要我將來回去任教；同時，從未來教學的角度看，我也有必要進一步攻讀博士。在神的引導下，我來到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修習舊約博士課程。

回顧踏上事奉之路的過程，我深感自己是一個回家的浪子，因著天父的寬恕赦免，我才有機會侍奉祂。是祂讓我的生命愈來愈寬廣，讓我的路越走越光明。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讀舊約博士



上帝信實的保守

華客子



我 出生於中國南方的小縣城，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父親對宗教信仰不置可否，母親則受民間宗教信仰影響。

16歲時，我移民來到美國。當時面對種種困難，感覺無法克服，人生無望，覺得死了比活著更好。高中時用許多時間在工廠打工，學業也因此荒廢。為了尋求生存的意義，我開始接觸佛教、一貫道、法輪功等宗教，卻獨獨排斥基督信仰，視之為「洋教」。

從無望到盼望

正在此時，有基督徒同學及朋友開始邀請我去教會和團契，但我卻屢次拒絕，且以不屑的態度表明：我是佛教徒，不去教會。

最後，在他們不停邀約之下，我還是去了一個以年輕華裔移民為主的團契。但每次參加，我都以自恃甚高的姿態刁難他們。雖然如此，這些基督徒仍然很有耐心，以愛心包容我，為我禱告，不與我計較。我也慢慢發現，雖然我看不起基督徒，但卻很喜歡跟他們在一起。對當時苦悶無望的我，一起唱詩歌、查經、彼此關愛，恰恰是我所需要的環境。

經過兩年的拉鋸戰，我同意參加了一個福音營，終於在營會中決志信耶穌。

信主之前，我時常愁眉苦臉，憤世嫉俗。信主之後，伴隨而來的是一種無法解釋，自裡面而來、湧

流不斷的喜樂，從此臉上常掛有笑容，生命也經歷改變，竟能原諒得罪我、傷害過我的人。我的朋友和家人也發現了我的改變，這顯然是聖靈在我身上的工作！

我開始對未來有了盼望，重整荒廢的學業。雖然有工作和學業的雙重壓力，加上父母反對我念大學，要求我打工賺錢，但我最後竟能從高中畢業，並考上大學，成為家族中唯一讀大學的孩子。對很多華人子弟來說，讀大學是天經地易之事，但對我而言，這個過程卻充滿上帝的恩典；現在回想起來，仍然覺得不可思議。

憑信心讀神學

90年代末，我進了大學，並在學校附近的華人教會聚會。雖然剛信主一年多，但我已經在教會參與服事，學習帶查經等等。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自己是多麼不足。於是，我在一年內將聖經讀完兩遍，並且在網路上查找神學資料。我也希望有機會能夠接受神學與聖經的裝備。

於此同時，我對社會上、國際上許多不公義的事感到憤慨與難過，也希望自己未來能從事相關的工作，為受欺壓的人伸張公義。建造教會與伸張公義從此成為我所嚮往要做的事情，儘管年幼的我並不知道要如何達成這些目標。

我在大學畢業前後，經歷了一些波折跟挑戰，也被上帝破碎重建。最後輾轉搬到賓州費城，並在當地從事金融業。

但我卻不太喜愛這個行業，之後報考警校，並被錄取。當時我認為，當警察可以達成我對公義事業的理想抱負，也可養家照顧父母。然而與此同時，我的教會有許多神學生及牧師都是費城西敏神學院的學生，在他們的鼓勵下，我同時報考了神學院，且被多校錄取。

因此，我面對一個困難的抉擇：是進警校或神學院？這個抉擇確實不容易，因為按當時我的經濟狀況，對去神學院唸書感到卻步。

那時，西敏神學院的一位大姐鼓勵我說：「如果上帝要呼召你念神學，不要擔心經濟上的問題，上帝會預備。」最後，我決定學習依靠上帝，在2005年秋季進入西敏神學院進修，並於2008年畢業。

在這三年內，透過積蓄、打工和教會的獎學金，我沒有缺乏過，上帝的確是信實的，感謝讚美祂！

回頭看來，這是上帝主權的帶領，充滿著祂的智慧。因為我發現，雖然做警察或許可以稍微滿足我對公義事業的理想，但是社會上的許多問題不是一名警察可以解決的，因為許多是政策框架性的議題。何況，警察並無法解決人罪性的根本問題，人最需要的，還是基督耶穌和祂的福音。

所以，如果我當初選擇成為警察，或許現已對許多問題的無解感到沮喪。感謝上帝，讓我有機會得到神學裝備，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來思考，牽涉到人性面的公共政策議題。

不變的呼召

自神學院畢業，稍作休息之後，我便開始申請與公義及人權相關的碩士研究班。此時，我所有的積蓄已經用盡，並且還有學生貸款，實在不知該如何給付昂貴的學雜費。但是上帝再次信實地供應我的需要，華府的美利堅大學給予我全額獎學金，使我能夠安心學習。

美利堅大學是自由派的世俗大學，好幾位教授都曾公開在課堂上挑戰基督教信仰。但我的幾篇論文偏偏是討論宗教（特別是基督教信仰）與公共政策之間的關係，所以，在求學期間也確實經歷屬靈爭戰。但上帝還是信實地保守，讓我以全學院最優異的成績畢業。

經過這麼多年，神對我的呼召始終不變，關心公義與教會建造仍是我服事的方向和負擔。研究所畢業後，我留在華府，從事國際人權方面的工作。

從讀神學院開始，我一直在不同教會中教導主日學，帶領查經，以及講道等。因為了解政治人物對社會公義問題和治國政策的影響，我也參與各種選戰，

希望可以幫助合乎聖經、跟隨上帝心意的政治人物當選。在我居住的郡縣，我參與了針對少年犯的公民顧問委員會，對地方法庭跟執法機關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結婚之後，我有了丈夫和父親的身份，我也學習盡量按照聖經來帶領自己的家庭，把它視為重要的服事崗位。

2017年，我被英國蘇格蘭的亞伯丁大學錄取，進入博士班，研究公共神學。

我自認是個實踐性的學者（scholarpractitioner），希望學習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未來能對人權與宗教自由方面作出貢獻。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亞伯丁大學讀神學博士



脫離虛無，服侍真神

王俊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耶利米書1:5）

民間宗教的捆綁

我相信，我能蒙召信主，實在是主早已預備。若沒有主的揀選和帶領，像我這樣的罪人不可能願意認罪悔改歸向主。

我1976出生在江西省湖口縣王客至村，時值文革後期。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傳統佛教的觀念、及民間宗教的迷信，縈繞在我父母的生活中。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簡單、淳樸，但精神上卻被迷惑、受控制。

我出生不到一歲時，得了重病，求醫卻不得病因，父母甚為焦急。一夜，父親忽得一夢，夢中有位老尼對他說，可以救他兒子，並告訴他確切的地址。父親醒來，夢中情景歷歷在目，地址也記得清清楚楚。他告訴我母親後，母親同意他去尋找。父親邀村人作伴前去，果然找到老尼。她指示說，我家新建房屋，樑未登位，孩子則是被游行父母所轄，需要用儀式處理。回來後，父母按照老尼所吩咐的去行，我的病果然不治而愈。

此後，我母親堅信佛教。直至2017年6月，她才接受福音。她的信仰歷程充滿艱辛，若不是神的恩典，她實在不可能悔改信主。

對人生意義的困惑

我的成長過程絲毫沒有基督信仰的影子。我一直在佛教觀念及民間宗教的氛圍中成長，而所受的教育則以無神論意識形態為主導，夾雜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成份。

然而，雖然環境和教育對我有一定的影響，但卻沒有抓住我。因著喜愛自由閱讀，令我受益更多的是人文書籍。在書本的滋養下，我執著於對人生意義的思索和追尋。

由於父母忙於謀生，無暇顧及我們，我很小的時候就深深體驗到孤獨、無聊，及受父母感染而來的焦慮。我總感覺被或多或少、有形無形的虛無感所圍繞，這讓我從小就對人生感到非常困惑。因此，我特別喜歡閱讀與人生意義相關的書籍。對這方面的探索將我一步步引導到學習哲學的路上。

對存在哲學的鑽研

因著對人生意義的困惑，我讀研究生時，對存在主義特別著迷，特別對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情有獨鐘。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都選擇研究海德格爾，特別是他哲學中的歷史問題和對虛無主義的探討。在博士論文選題時，我選擇了“海德格爾的虛無主義思考”作為論文方向。由於對這個問題反覆思索，讓我落入了意義的深淵，無法自拔。

在讀博士之初，我認識了不少基督徒老師和同學。在他們的引導下，我閱讀了一些關於聖經和信仰的書籍，也去過教堂和家庭教會。但是，由於頑強的人本信念，我對基督信仰多半從人本的角度來理解，有時也嘲笑拒絕。雖然這些人的宗教情懷和生命表現偶爾也感動我，但並沒有讓我考慮去接受這一信仰。我頂多只是從文化和知識上去了解基督教。

我的改變發生在我寫作博士論文之中和之後。

在思考虛無主義時，我發現，虛無是一種否定的情感，而虛無主義是這種否定的絕對化，即絕對的否定。我也發現，進入現代社會之後，絕對否定的虛無主義成了人們驅之不去的魔影。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的研究發現，那是因為我們及所生存的世界都是時間性的，而時間就意味著變動不居，也意味著缺乏根基。

隨著現代生活對節奏的提升，人和世界的時間性特點變得尤其觸目，誰都感受得到，誰都無法迴避。時間性所帶來的變動感、否定感、無意義感折磨著每一個人。虛無主義成了折磨每個人的事實。

那麼，如何才能克服虛無主義呢？我的研究發現，如果虛無主義是絕對的否定，那麼從邏輯上說，只有絕對肯定的存在才可能克服它。可是，我們到哪裡能找到絕對肯定的存在呢？

我們生活的世界都是時間性的存在，在這個世界

上找不到絕對肯定的存在。這個發現讓我深深不安，以至於寢食不寧，陷入了長期的精神性失眠。

基督信仰的亮光

正是在這個時候，基督信仰提醒了我：如果有絕對的存在，一定不在這個世界上。這樣一來，我就得出一個結論：除非有上帝，否則，這個世界沒有希望，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沒有希望。

由於有了這樣的覺醒，我就開始認真對待信仰問題。我勤奮閱讀聖經，正式去慕道。由於聖靈的感動和引導，我開始承認有上帝，學著以上帝為中心去思考問題。

這樣一來，我發現：我從前閱讀聖經的觀點是錯誤的。比如，神蹟的問題，以前我沒法接受，但是當我接受有神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很好解釋了。因為有神，當然會有神蹟；如果有神卻沒有神蹟，那才不正常。這樣，我就走出了把神蹟看成迷信的錯誤觀念。

總之，隨著我對信仰的認真，思想觀念的改變，信仰對我越來越容易，我也找到了克服虛無主義的真實道路。我的失眠得到緩解，我也逐漸接受了基督信仰。

生命的改變

隨著信仰的堅定，我願意受洗歸主。2010年10月

17日，我在南京舉目教會受洗。這時距離我最初接觸基督信仰已經8年；我博士畢業、在東南大學哲學系任教，也已經5年。

信主之後我才知道，是出於神的恩典和聖靈的帶領，我這個頑石才被喚醒；是十字架上流下來的寶血，洗淨了我各樣的罪惡過犯，讓我成為新造的人。我不再感到虛無、絕望，心中滿有平安、盼望和喜樂。

神也使用我，向家人傳福音，讓我的妻子、孩子和母親陸續能信主，一家得救。可惜的是，在我受洗前父親便去世了，他沒有得到福音，實在是莫大的遺憾。但是感謝主，我母親雖然沉迷佛教，甚至出現精神錯亂，但因著主的憐憫和恩典，讓她能擺脫偶像和邪靈的捆綁，得到醫治，認識了主。這實在無法言說的恩典。

但願一切頌讚都歸給神、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蒙召的經過

隨著信仰日益堅固，也因著教會服侍工人的缺乏，我在受洗後就開始了教會的服侍。起初只作些日常的服侍，接著開始帶領小組。受洗後兩年（2012年），我被選為教會的核心同工之一，參與決策。

2013年年底，我有機會赴美國加爾文神學院訪學一年。期間除了聽課之外，我也參與了大溪流城華人教會的服侍，並去美國教會敬拜，不僅神學知識得到裝

備，靈性生命也得到很大的提升。

回國之後，我在教會的服侍增加，並且開始講道。隨著服侍的深入，對服侍神和教會的負擔也日增長。當我看到教會全面缺乏：缺乏服侍的同工，缺乏講台的服侍，缺乏主持領詩的服侍，缺乏主日學的服侍，缺乏福音的工人……實在是為神國憂心。

我們教會以大學老師、大學生為主，很多都是從海外回來的，可是卻沒有牧師、沒有全職同工，有如羊沒有牧人，得不到牧養。在更多服侍教會的同時，我也越來越多聽到神的呼召，讓我放下手邊的教學工作，全身心服侍神。

在人看來，我有良好的學術訓練和光明的學術前途。東南大學的前身為民國時期的中央大學，現在為全國首批211、985和雙一流建設大學。從美國回來後，我被提拔為學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長，也拿到了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很短時間就可以評上教授、博導，並被列為下一屆院長人選。然而，隨著信仰的深入，我知道這些世人所看重的事，並不是我所看重的。我也知道，在神呼召我的同時，祂也讓我受到世上名利的試探，以此來檢驗我的信心。

我跟著神的呼召和自己的信心而行，向加爾文神學院遞交了申請，隨即被錄取。在周遭的人很不理解的目光下，我2017年毅然辭去了副院長職務，提交了辭職報告，決定讀神學之後全職服侍神。

母親蒙恩的印證

在此期間，我經歷了很多神的恩典，特別是母親悔改信主的事，給我很大的力量。

因著我從小被老尼醫治的緣故，我母親一直在心中把我交給菩薩，信佛非常投入，長年吃素，早起晚睡地禮佛。在我信主之後，她依然如此。我向她傳福音也傳不進去，兩人常為此厲害地相爭。

但是，母親拜佛越來越虔誠後，卻出現了意外的事情。她自稱看到了佛光，說自己已經成佛，還經常說一些不正常的話。她完全聽不進我們的勸說，一意孤行，去拜佛朝山。有一次她在九華山上摔倒，跌斷了肋骨，但這也不能讓她回頭。

到了2016年，她胡言亂語的跡象更多，精神出現狂躁。我們帶她到醫院檢查，發現她得了精神分裂症。我們不忍心送她去精神病院治療，但在她把一張折疊床從25樓的窗戶摔下去之後，我們才不得已，送她去精神病院，住院治療了兩個月。

就在她去醫院前夕，我讓遠道來我們教會的洪牧師為她接手禱告，她居然同意了。在我的勸告下，她願意放棄偶像，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救主，我就帶她禱告決志。在她出院之後，她開始跟我信主，我帶她去教會查經、慕道，帶她讀聖經。

隨著她對主的認識增加，她表示願意受洗歸主，並於2017年6月受洗。感謝主！祂用奇妙的方式改變了

我的母親，讓我不再為她擔心。她信主後，也支持我去讀神學，服侍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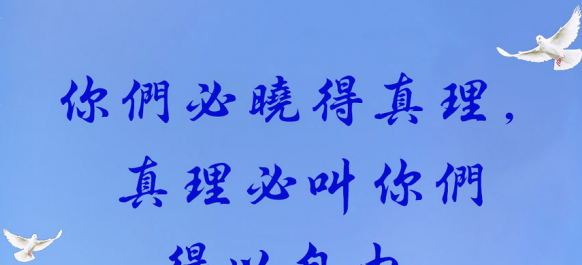
經過這些考驗，我日益堅定了讀神學的信心。我知道自己雖然不配，但神願意呼召和使用我這不配的器皿。求神看顧和保守我以後的學習和服侍，在祂的裡面滿有平安和喜樂！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就讀於加爾文神學院



真理與自由

任小鵬

Two white doves are shown in flight against a clear blue sky. One is on the left, flying towards the center, and the other is on the right, flying away from the center.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
得以自由。

約翰福音 8： 32

A golden wheat field is shown in the foreground, with the stalks of wheat in sharp focus. The field extends to a horizon line under a clear blue sky.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8:32）約翰福音的這句話是我最喜歡的經文之一。不論是與弟兄姐妹們分享，還是給學生講課，我都經常引用這句經文。

真理給了我真正的自由，最大的自由。這一自由不是源於書本，也非出自個人的思想，而是來自天上。因著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真理來到世間；因著這一從天上來的真理，我的生命得以翻轉。

一段死蔭幽谷

回顧少年時代以來，十幾年的人生路程有如一段死蔭幽谷。旁觀者看我生活平靜、安穩，但是自己內心卻布滿了傷痕、眼淚、無助與彷徨。我的左手臂現在還能看到少年時留下的刺青；而在大學時代，我曾嚴肅考慮過自殺問題。

哲學家卡繆說，真正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嚴肅的哲學家或許不會同意這一武斷的說法。哲學的問題儘管可以有很多，但值得去探究的，乃是生命本身，而真正的答案只有一個，就是福音。這結論不是出於對哲學的思考，也不是貿然的斷定，而是來自自我生命歷程中最真實的經歷。

1997年冬天，我高二。文科班，課程枯燥、生活單調，背不完的知識點，做不完的數學題，分數、高考、未來，每當想到此，都有魔咒般的感覺。父親

生意虧本，欠了親戚朋友一大筆錢，為此父母經常爭吵。每天的生活徘徊在家庭與學校之間，找不到任何有意義的事情。晚自習的夜晚下課後，我騎車穿過城市回到家中，一路上時常有虛無之感湧上心頭。

或許是為了抗拒虛無，我開始讀書。家裡有個大書櫃，凌亂地塞了些父親80年代買的書。我陸陸續續看了些文學書，雖然有的書不太讀得懂，但自己卻慢慢喜歡上閱讀。我也開始嘗試寫詩，寫在軟面筆記本上；技法平平，但是透過詩句，感到自己在精神上有了出口。

2000年秋天，我離開家鄉去重慶，讀一所師範大學。學校在縉雲山下，很大、很美，但是在校園裡思想異常封閉。大學生活並無多少新意，生活依舊空虛、無聊。男生們隔三差五在校外小酒館裡喝得東倒西歪。

大二的某一天，我在圖書館借到龍應台的《百年思索》。坐在學校最古老的木頭地板教室中，我一口氣把書看完。龍應台回憶六、七十年代在威權統治下的青春歲月，文筆充滿了悲情與傷感。當我合上這本書，不禁黯然神傷。壓抑的社會，壓抑的教育，壓抑的青春，人究竟活著為什麼？

書中答案難尋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也為了擺脫無聊感，我再次

嘗試閱讀。

看過一些歐美現代文學後，開始讀哲學書。古典哲學我直接跳過，從叔本華、尼采開始讀。尼采《悲劇的誕生》讀得似懂非懂，但給自己不小衝擊。我記得書的序言中有這樣兩句話，原話我已經記不清，大意是：縱然人生是一齣戲，我們也要繪聲繪影地去演，不要失掉戲的美感；縱然人生是一場夢，我們也要有滋有味地去夢，不要失去夢的情致。當時自己很服膺這樣的哲學；存在主義的世界觀催促我在荒謬世界中尋找意義，縱然最後或許失敗，但卻充滿了英雄氣概。

後來我讀了一些關於基督教的書籍，包括《拯救與逍遙》、《重負與神恩》等；我在價值坐標上開始傾向於基督教。

2004年春天，在重慶楊公橋下又髒又亂的舊書攤上，我買到平生第一本《聖經》。那天順便還買了奧古斯丁的《懺悔錄》。2004年6月，大學畢業前夕，我時常一個人在悶熱狹小的寢室中閱讀《聖經》。不過當時讀不太懂，尤其是舊約中複雜的歷史故事，讓我摸不著頭腦。對福音書的內容比較喜歡。

成為基督徒之後，我才明白，原來《聖經》是上帝要求人用謙卑受教之心，透過信心和生命來閱讀的。如果將《聖經》視為一本宗教讀物或哲學書，儘管認識每一個字，也很難明白其信仰真義。

單單透過閱讀、理性和思考來尋找意義，最後難免走向挫敗；正如西西弗斯的石頭總是不斷滾下山坡，直到他累死在山腳下。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閱讀是一種“偶像崇拜”。用上帝之外的事物、價值、情感愛替代最終極的上帝；用人對上帝的逃避、反叛來尋找自己所謂的意義。偶像在一段時間內很有效，彷彿讓人找到了“歸屬”，但遲早要坍塌。

二十出頭的我，為了想一些沒有答案的問題，開始嚴重掉髮；為了買書，時常經濟拮据。讀了很多書，但我一點都不幸福，靈魂找不到盼望，甚至開始懷疑人生是否有意義存在。

讀書可以幫助我們，但並不能拯救我們。聖經《傳道書》說：“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12:12）對基督徒來說，這是個常識性命題。但悲哀的是，自己在當時無法意識到這一點。

盡頭見出路

2005年秋天，我在成都。當時正準備考研究生。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我現在的妻子。我們一見如故，很快開始談戀愛。理性上的認識一致，並非意味著現實中的和諧。戀愛中的我們，和大多數情侶人一樣，充滿了感情上的矛盾和對未來的惶恐。面對戀愛中的不確定和兩人複雜的內心世界，我時常沮喪萬分。

心理學家弗洛姆認為，愛是一種能力。但問題在於，為什麼我們總是沒有能力去愛？很多時候，愛淪為感覺、情感，而非現實的力量。我們渴望愛，但是愛不出來；渴望被愛，但是自身卻找不到讓人能愛的因素。

在這之前，我一直認為讀書可以改變思想，進而改變世界觀，並最終改變生活方式。但現實給我當頭棒喝。在面對情感世界時，我看到人的蒼白和無力。

人的盡頭乃是神的開頭。這時候，我們倆聽到福音，開始去大學生團契查經。很快，我們開始慕道：去教會、讀聖經、唱讚美詩，在網上看福音講道，聽福音歌曲。一年之後，2007年夏天，她受洗歸主；不久我也受洗。之後，她去神學院學習，而我考上了宗教學博士，研究基督教社會倫理。

從2006年開始慕道到一年後信主，這期間自己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教會，我學到了一個詞：破碎。福音猶如一把錘子，無情擊碎美麗的外殼，讓我看到自己生命的本相，進而依靠上帝恩典，一步步走成聖之路。

因真理得自由

回想自己的信仰歷程，不僅一路蒙主引導和管教，更使我真切理解真理與自由的關係。

柏拉圖在《米諾篇》中，借助蘇格拉底之口提出

了一種說法：人皆求善。若一個人出於自私的動機來做某事，對他來說，這是尋求自己的善；但對他人來說，這個善可能是惡。這就產生了尖銳的難題：當不同的善互相對立時，什麼才是真正的善？在柏拉圖看來，唯一解決之道就是尋找至善。只有在至善中，人才能避免不同善的觀念彼此衝突；從至善出發，才能實現自己的求善衝動。柏拉圖窮盡畢生盡力，追求這一至善。

人如何才能通向至善，找到絕對真理？福音告訴我們一個極為尖銳的事實，也帶來一種顛覆性的觀念：人的本性已經敗壞，對於善無知，因此，人不可能獲得善。如果要獲得善，除非得到善本身的幫助。

奧古斯丁最早是新柏拉圖主義者，一生尋找善；最後他發現，自己的尋找乃是一種失敗。他所尋找的善，最後都是把他帶向惡。人對於善無能為力，只有依靠上帝的拯救，人才能尋找善。

馬丁·路德發現，人的本性已經墮落。人所嚮往、追求、努力的一切，都是由墮落的本性所決定的；因此，人所愛慕的，都是善以外的事物。人如何才能恢復善的本性並找到善呢？路德發現，唯一的途徑就是上帝的恩典。

在校園時代，我與非基督徒同學交流這一思想。有人覺得，這是信仰主義的說法；要是從理性來深究，這一觀點荒謬絕倫。他們反駁說：人為什麼找不

到真理？面對這一詰難，我從不辯論。因為透過我的信仰之路，我已經明白，人的生命若沒有被福音改變，實在難以理解這一道理。

白駒過隙，信主已經十年有餘。期間在大學教過書，服侍過大學生團契，後來又從事基督教教育。一路走來雖磕磕碰碰，但卻對信仰和教會有了更深的認識和反思。

今年八月，蒙主引領，再入校園，在加爾文神學院就讀。雖然年屆不惑，但求主給我信心和熱情，來回應祂的愛與真理。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就讀於加爾文神學院



信仰活化在我心裡

劉彪



我出生、成長於浙江東陽，父母都是教師。在上大學之前，我和基督信仰幾乎沒有交集。由於父親是歷史教師，家中藏書不乏世界史系列，然而由於其史觀的緣故，通常對基督教都抱持負面評價，特別是對十字軍東征的描述。

偶然的際遇

我與基督徒的正面際遇發生在大學期間。2000年，我還是上海同濟大學大一新生的時候，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一群在學校打棒球的人，其中有高年級的同學以及一些美國人。出於好奇，我加入了他們。慢慢熟絡起來之後，一次其中一位美國朋友和我分享“四個屬靈的原則”，我才知道他們是一群基督徒。

此後，我們對基督教信仰進行了一系列的討論，他們也送我書，如《游子吟》、《給國華的信》等，不少內容觸動了我，特別是罪和人性醜惡的部分。

那時候，我在大學剛讀完第一學期，高考的競爭壓力仍殘留在記憶中，而大學並沒有讓我們放鬆下來。我親身經歷同學為了獎學金而明爭暗鬥，而我自己也是問題的一部分。因此，當這些基督徒朋友跟我談到人性的問題時，我深信不疑，並且深有體會。然而在進化論的問題上，他們始終未能說服我，因此我一直都沒有決定要成為一個基督徒。

疑慮的突破

2001年5月的一個週六下午，一位美國朋友邀請我去他家聊天，他放了“耶穌傳”的影片給我看。我最大的感受在於認識到：基督徒的信仰不只是一套觀念，更重要的是關於一個人，一個曾經活生生的在這個世界上行走的人，就是耶穌。

看完電影以後，我的朋友再次發出邀請，問我是否考慮成為基督徒。我也坦承地說，心中仍然有諸多疑慮，特別是關於進化論和創世記的內容。我的朋友提供一個角度讓我思考：生物學上的進化論在社會層面的表達，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就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按照這樣的邏輯，叢林法則就是社會應有的準則，因此沒有需要去照顧弱者。

其次，進化論是建立在概率的基礎上。倘若我的存在，是因為我的父母碰巧相遇，碰巧生了我這個人。如果有一天我走在街上，突然被陽台上的花盆砸中而亡，也是概率。如此一來，生命就沒有任何意義。然而上帝說，我們的被造是有意義的。

他的話觸動了我，猶如醍醐灌頂。儘管我仍然有疑慮，但我願意嘗試去相信耶穌，去跨越信心的一步，於是我做了一個決志禱告。

帶來轉變的經歷

在做了決志禱告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沒有太大變

化，只算是個“星期天基督徒”。我定期參加週間的小組聚會，但平時既不讀經，也不禱告，彷彿上帝只在聚會的那一時刻、那一地點存在，在其他時間中，上帝跟我沒什麼關係。儘管如此，基督徒朋友仍然一如既往接納我，他們讓我品嚐到了不太一樣的友誼。

轉變發生在2002年的夏天。暑假我和一群基督徒朋友去東北的一個城市。在這兩個星期裡，有三件事對我影響很大。

首先，就是我更加深入的與這群原本已經認識的人相交。每天早上，他們帶著我一起讀聖經、禱告、分享。特別重要的環節，是晚上的生命地圖（lifemap）時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分享各自生命中的高峰低谷，順境逆境。有人因為信仰的緣故面對家庭的壓力，有人走出遊戲成癮的泥潭。藉著這些分享，基督徒的信仰開始慢慢在我心裡活化起來，我開始意識到：基督徒生活不僅僅是相信一套理論，或對自我價值和自我認知的調整，而是一個人乃至一群人所展現的不同生活方式。

其次，當我和這群基督徒朋友出門傳福音的時候，遇見一個人，他曾經三次嘗試自殺。當我們分享福音的時候，他顯出了濃厚的興趣，並且毫不介意的跟我們分享他過往的生活。我們連續和他見面三天，每天他都有不一樣的問題，不一樣的變化。第三天，他已經開始讀聖經，並且提出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之

後我們把他介紹給了當地的教會。

這位朋友的經歷對我刺激不小。他只了解基督教三天，就對信仰擁有如此的熱忱，而我已經聚會一年多，對信仰卻仍然不溫不火；我是否應該調整自己的焦點呢？

對一個細節的反思

第三，這次旅行的最後兩天，整個隊伍去了一趟北朝鮮。通過簡單的手續，我們進入邊境城市觀光。基本上我們不能做什麼，但是有一個細節卻引發了我的深思。

在大巴上的時候，導遊自豪地介紹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告訴我們：朝鮮人民享有免費的醫療、教育、住房等各樣的福利。旅行結束的時候，我發現手頭還有一盒感冒藥，因為不打算帶回家，所以就隨手作為禮物，送給其中的一個導遊。沒想到幾分鐘後，另外的導遊也走過來悄悄問我，是否還有這樣的藥？我告訴他說，抱歉只有一盒。然後問了一句：“你們不是有免費醫療嗎？”導遊面露難色，小聲說：“可是大部分時候沒有藥。”

這一個細節讓我在回程上思想了許久。我們兩國的社會曾經相仿，然而今天我生活的社會開放了，這樣變化的發生不是偶然的。上帝讓我這樣一個毫無教會背景的人成為基督徒，也不會是偶然。

重新定位人生焦點

這次旅行改變了我生命的焦點和重心。我開始積極的參與團契事奉。

2004年，我進入中國科學院讀研究生，同時和另外一位弟兄在醫療人士中侍奉，開始了一個新的教會。因為安全及各種原因，半年內教會搬了三次地方；但同時，藉著服侍醫學生，我明確了自己的呼召和激情所在。

2007年我從研究所碩士畢業，面對人生新的抉擇：是要像同學一樣繼續讀化學博士，還是選擇其他的路？一開始，我選擇了前者，考了托福，也申請了香港大學，並被錄取，然而心裡總感覺缺了點什麼。這時候，我的屬靈導師（他從2004年陪我走到2014年，直到離開中國）意識到上帝給我的呼召和帶領，問了我一個挑戰性的問題：“你覺得中國需要更多的化學家，還是更多的牧者？”

這個問題直接刺入我心。我可以繼續讀化學博士，以專業人士的身份同時侍奉上帝，但是如果上帝對我的帶領是建立教會，為何我不放下對學位的渴望（有機化學對時間要求很高）？掙扎良久，我決定放棄讀博士，留在上海。

我的父親非常生氣，沒日沒夜罵了我兩個星期。他會半夜兩點打電話給我（我們不在一個城市），罵兩個小時，然後再去睡覺，第二天早上醒來，繼續打

電話來罵。我的屬靈導師一直鼓勵我，要接爸爸的電話，不在言語上回擊，不破壞彼此的關係。兩個星期以後，我爸爸放棄了，接受了我的決定。

之後，我的屬靈導師給了我第二個建議：“因為你未來要侍奉的人群絕大多數是職場人士，是專業人士，因此你要先工作，去了解他們的生活，了解他們的掙扎。”雖然我錯過了所有的招聘會，但上帝給了我一個職位，在葛蘭素史克做藥物研發。我的職場人生並不特別成功，但卻頗具意義。我學習了怎樣作流言終結者，怎樣和上司同事相處。

在工作的幾年中，我和公司的一個弟兄開始了一個查經班，藉著這個週五晚上的聚會，堅固弟兄姐妹的信仰，並且把福音傳給還沒信主的人。

在建立查經班的過程中，我開始明白，牧者的責任不是帶領會眾去完成自己的目標，而是去裝備他們服侍這個世界。

在GSK工作幾年後，因著教會另外一位同工去神學院讀書，我就開始成為全職服侍的人。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Wheaton College讀舊約博士



一個“信二代”的小故事

范志恆



我成長在中國一個小鎮的基督徒家庭。母親很敬虔，在我四歲時就教我背誦約翰福音。她在河邊洗衣服，我就會搬張凳子坐在她旁邊，聽她講聖經故事。父母負責當地教會的兒童主日學，他們對我的要求特別嚴格，學期結束的時候，會要求我把整個學期的經文全都記下來。

我的家族都是基督徒，到我已第四代了。

信仰危機開始出現

但是我到高中時，信仰遇到很大危機。知識的增長和能力的加強，讓我開始質疑從小所信的一切。特別困擾我的是：神的主權和這似乎是自由的世界之間，關係是什麼？科學和聖經之間，關係又是什麼？父母和長輩都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那時候我很掙扎，叫我不信神，是不可能的；但我卻信得不清不楚。我漸漸陷入自然神論的觀點，有點像康德，把神關到二樓去了。我想憑著自己的能力控制一切，但又知道自己很有限，所以面對重大事情總是很焦慮，沒有安全感。我開始失眠，而且相當嚴重。

那時候我特別羨慕那些出身自非基督徒家庭的信徒，因為他們歸向基督總有鮮活的見證；我這個“信二代”卻啥都沒有。對於我來說，教會生活與信仰傳統僅僅是情感上的寄托，聖經的經文跟心靈雞湯差不

多。

我在無法否認神但又不能真正信靠神的狀態下，度過了高中和大學。然而神奇的是，神卻將祂的呼召放在我心裡，我隱約預感未來遲早要全職服侍神。

生命的核心問題

大學畢業後，我來到美國讀神學。道學碩士的學習要求很高，在學術壓力下，我生命的核心問題爆發了出來。

一方面語言不夠好，上課聽不懂，不知道如何用英文寫神學、學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心裡極其焦急；另一方面，我仍然憑自己掌控，相信理性經驗和知識過於相信神的話，這種內心的人本思想與學校所教的神本神學格格不入。第一學期渾渾噩噩，非常痛苦，想學明白又學不明白，想回國又沒有退路。

第二學期，我的問題更加劇烈的爆發了。別人以為困難在於語言，或者我的人文思考能力；雖然這些也都是真實的難處，但我更深的問題是與神之間的關係。我質疑自己是否重生，歷史的基督與我是否有真正的關係。我不知所措。並且我發現自己不是真的愛教會，以前服侍只是為了個人的成就感。即使來讀神學院，還是摻雜著私欲。

那時候神學書籍已經看不下去了，我就翻開福音書來讀，然後捫心自問：“這些歷史事件以及所承載

的意義，你信嗎？”我發現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信心就像要坐上一個由耶穌所抬的凳子，而耶穌卻在極深的峽谷間走鋼絲。我不敢坐上去。

快到期末，要寫一篇講道稿，我發現自己所寫的自己都不信。我想，這樣下去，即使熬到畢業，去做了傳道人，我豈不是自欺欺人？我很想信靠神，想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但我發現我無法真正信靠神。“耶穌是真葡萄樹”的比喻令我膽戰心驚，卻又無可奈何。我雖然想完全信靠神，但又不想放棄原先自己做主、憑自己能力掌控一切的狀態。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在神學院認識一位弟兄，他一直鼓勵我，幫助我。到這時候，他說：那最終極的信心是神所賜的，現在只有神能救你了。

落到絕處終於逢生

第二學期期末的時候，我的精神狀態已經非常糟糕。那年冬天，費城的雪季將近5個月，我似乎得了冬季抑鬱症，很痛苦。到了四月底，我快崩潰了。即使晚上睡8個小時，但是白天上課，20分鐘後腦子就自動關閉，極其疲憊。語言能力也有點喪失，跟弟兄姊妹談話談一會兒話就很疲憊，沒有辦法繼續。我幾乎快放棄學業了。

但神奇的是，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學生中心碰到一位華人聖經輔導員。我跟她分享了我當時的狀

況，她給了我一些實際的建議，讓我先努力考完這個學期，同時改善飲食和加強鍛煉。不知道為什麼，跟她談完之後，我內心穩定下來，似乎看到一絲希望和亮光。

最後，神是通過考駕照，徹底改變了我。

我在國內已經拿了駕照。在美國考駕照，因為需要麻煩弟兄姊妹幫忙練習，很不好意思，所以我想儘快考過。路考第一次不過，還情有可原。第二次，我已經做了萬全的準備，但就在一段小路上超速了一點點，就又失敗了。

那天回到家，我躺在沙發上，刷朋友圈，看到神學院的同學回國，和弟兄姊妹美好團契的照片，想到自己一個人在美國，奔波勞累，卻連最簡單的駕照也考不過。過去一年經歷的痛苦壓力，這時全部爆發了出來！我萬念俱灰，苦不堪言，就像浪子在跟豬搶豆莢吃那般狼狽。

那時聖靈光照我，我就做了一個決定，跟神說：“我承認我是一個完全的失敗者，我生命中沒有什麼可誇的，我不再憑自己鬥了，如果教會教導我的真的，如果我所學的神學是真的，那麼你一定知道我現在處於最低谷的時候，而且已經動彈不得。要麼你救我，要麼我就從此一蹶不振！”

這時候，很神奇的，華人團契一位阿姨竟主動聯繫我，說要帶我去練車；還說，我怎麼不早點告訴

她。三天後，在同一個考場，我順利地通過了路考。

第二天，我坐在家裡默想，聖靈又光照我，讓我明白了從高中開始就困擾我的問題，就是科學和神學的關係：“除聖經之外，人類所有的經驗，理性和知識都不是絕對的，但同時又是可以成立的，因為神的護理和掌權。同時有限的人類是不可能認識並掌握所有的知識，換句話說，人類是不可能憑藉知識完全掌控。因此，一方面人類要努力學習知識，發現神創造的各種規律，另一方面人也要緊緊依靠神。同時神也可以以超越人類所認識的這個世界的規律的方式，以神蹟介入到整個世界的運轉。”

那幾天欣喜若狂，整個人像新生了一樣。又過了兩天，我讀一本聖經輔導的書，神又讓我明白整個救恩的核心是與基督聯合。接下來在神學院的學習，神極大地幫助我。過去零散的神學知識，如今都開始有機地聯繫起來，不斷在我頭腦裡整合並成長。簡簡單單的一個神學知識點，都會讓我非常感動。

同時神在生活其他各方面都恩待我，身體、精神和靈命都得到康復。我的整個生命開始漸漸復蘇了。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Westminster神學院讀神學博士



成為我異象

孫澤汐



在斯坦福學生團契歡送畢業生的聚會上，我所選的詩歌是《成為我異象》。當時求神開路的雄心與忐忑還依稀記得。

或許在團契的弟兄姐妹看來，我時時宣講教會對於中國社會政治現狀的重要性，儼然聚敬虔、發展、愛國於一身。而我內心卻才開始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基督的大使命與這個國的未來，該作何關聯呢？

奧古斯丁曾說：良善的人是透過世界來體味神，而罪惡的人則是利用神來享受世界。他很清楚：“你（神）為自己造了我們，我們的心若不在你裡面，就無法安息。”然而當時，我迷茫於信仰救國的霧境，竟無法從內心說出這樣的認信。

幼年：困惑與啓迪

中國，這“天下之中”消逝的榮光，自孩童時就令我困惑。故鄉西安依舊執著於漢唐氣象。“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大明宮雖為故宮數倍之大，千年之後卻也只餘黃土。

最近兩次世紀之交的大變革，破碎多過彌合。過去與現在的裂痕，都烙在我的心上。那時我對歷史論或形而上學一無所知，只覺得腦袋混亂，在意識形態上破碎無序，在體制上依附應試系統，練就一身服從權威、進身而上的本領。

我在曠野中遇見的第一片青草地，是魯益師

(C.S. Lewis) 的著作。他的《返璞歸真》和《納尼亞系列》，不僅給了我思想的啓迪，還加上了想像力的翅膀。我第一次瞥見：成就理性的，原來是信仰。我父親和其他長輩的這一推薦，現在想來，確是顯明了文字的力量。

大學：世界觀的轉向

雖然當時不過是智識上的認信，但神沒有輕看，2008年讓我受洗歸入祂的名下，又讓我在加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現在升級成大學了）經受思想和委身上的鍛造。

我發現，在改革宗的影響下，信仰不只是舊意識形態的替代品，也不只是解答我個人屬靈或思辨問題的工具，它更是世界觀的轉向，是將“基督是主”一以貫之的可能。隨之而來的，應是極大熱忱。這令我驚喜。

不過回想起來，當時可能只是將信仰作為最新最强的工具，收入了囊中。

試煉：認清自己的自義

當我得知，從小長大的教會遭受衝擊，弟兄姐妹被拘留，父親被軟禁在家，我心中的火焰被徹底點燃了。我把研究的目標設為政教和解，並想要看明教會犧牲在當代中國的意義。

這個努力的方向固然是好的，但當我投身其中，卻在學業上深陷重圍。當時，我內心所想的，不是對這些犧牲的不甘、抗拒，而是：神為什麼還不讓這山上之城照亮我的路、我的家、我的教會和我的國？

自小到大，我沒有像小兒子在外作浪子，但此刻的我，卻十足像留在家中的大兒子，深陷驕傲、自義與苦悶。

重回：再次鍛造

那段時間是我生命中死蔭幽谷的時刻，神卻也藉著如此的低潮與不堪，把小兒子回歸的心加給我，並在圍困的城裡向我顯出奇妙的愛。我必須學習等待，以盼望的禱告對付一切未解的痛苦與破碎，不論是我而出或從世界而出。

我到底要抓住什麼呢？“……神的國不在於吃喝，而在於公義、和睦，以及聖靈裡的喜樂。”原來最重要的並不是我學什麼、做什麼、為神打贏多大的仗，而是去愛神，並在萬事上以祂為樂。為此，神將我又帶回大急流城，在加爾文神學院再次鍛造。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在閱讀中遇見沃爾斯（Andrew Walls），瞥見福音的廣博與道成肉身的奇妙謙卑，並以此總領我對神學、歷史和文化的思考。

如今我在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學習教會歷史。我依舊渴求勝利的敘事，但在讀史中，我學習

去看神是如何超越人的脆弱，彰顯祂的信實。我也願透過自己的軟弱為祂的奇妙作見證，視之為我的得勝。

我曾震撼於大海之廣，卻又自慚形穢，暗暗羞怒；如今也能坐下玩玩沙子，又沉醉於海浪聲中了麼？求神憐憫，來跟從你。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杜克大學讀教會歷史博士



信仰的轉變

柏雨成



我出生在一个無神論者的家庭，從小接受無神論教育；今天竟然能以基督徒的身份，研究教會的歷史，頗感慨於神的大能。

無神論世界觀被撼動

撼動我堅定的無神論世界觀的一次事件，發生在我上高中的時候。當時我目睹了社會巨大的不公義，因為在江蘇省各地，政府下令的強拆事件屢出不窮。在強拆暴政面前，有人甚至選擇自焚以示抗議，這讓我深感義憤。多虧當時在高中裡有幾位敢想敢說的老師，讓我了解到這些事件背後，有巨大經濟動力的現實；這使我意識到，在舉國經濟機器的面前，個人是多麼的弱小。

當時我就有所反思。我希望說，個人的價值是無上的，神聖的，不能以發展經濟或其他任何理由肆意踐踏。但在無神論的世界觀中，我苦於找不到一個基礎，可以托舉個人無上價值的理念。那時我就想到，也許可以在有神論的世界觀中尋到答案。

探索與轉變

2010年，我來到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就讀本科。通過神巧妙的安排，我加入了當地一個福音派校園團契，並在那裡參加了為期10個月課程，對基督信仰進行探索。

我本已有意潛心於宗教，又得到一批靈命成熟的

弟兄姐妹陪伴與帶領，對耶穌的認識每日進步。我在2011年3月決志受洗，把生命交給神。

家人一開始對我的決志充滿不解，害怕我誤入邪教，從此修煉神鬼之道，走火入魔。但看到我脾氣變好，待人有愛之後，也對基督教產生了新的好感。

信仰的轉變給我的震動如此之深，以至於我對物理學漸漸失去興趣，這原是出於畢業後找工作容易而選擇的科系。我萌生了轉學文科的想法。2014年大學畢業後，我便去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選修東亞研究，拿到了碩士學位。

讀神學的抉擇

在紐約讀書時，我見到徹底世俗化的美國人文學科有種種弊端，於是我認真考慮，愈來愈堅信，若要了解並服侍教會，一定要學習神學。

從哥大畢業後，我就來到杜克大學的神學院，讀了兩年神學碩士。我當時已處在對保守的福音派神學和自由主義神學都有批判反思的中間地帶，而杜克神學院的後自由主義神學氛圍，給我指明了一條出路。

直到在杜克時，我才較深的意識到，原來中國有著如此深厚多彩的基督教歷史和文化。作為一個出身在中國，卻從未深入接觸過家庭教會的“海外歸信者”，我對研究中國的教會產生了很大興趣。在神學院畢業後，便申請本校的博士班，並被錄取，得以繼續研究

中國教會和世界教會。

面對未來的服侍

我比較獨特的信主歷程，讓我在考慮將來的服侍時，有時感到困惑。一方面，我從海外發現了中國教會的可愛與面臨的挑戰，並想在未來為之出力；另一方面，從信主開始，我的教會生活全部在西人教會中，因此也對美國的教會，尤其是初次向我傳福音的福音派教會很有感情。

每逢返國，到任何家庭教會，我都只是個初來乍到者，因此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從內部深入了解教會的狀況和需要。加之自己是從無神論者轉變成基督徒，這經歷使我覺得，神也呼召我要對世俗主義（包括教會內的世俗主義）做批判反思。而對於世界基督教的研究，幫助我開展涵蓋這些訴求的潛力。

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將求神指引，讓我看見在神的國中，自己應該委身服侍的位置。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杜克大學讀教會歷史博士



文學青年的信仰之旅

雪音



我有幸出生於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年代。四十年來，我目睹中國的巨變，既享受了它的輝煌成就，也承受它的巨大陣痛。

文學融入血液

我的父母是知識青年，15、6歲被迫離開城市和父母，最後落腳在浙南一個小山城，以語文教師為業。生活在城裡的親戚因著新政致富了，我們也得以享受穩定且不斷提高的收入。父母喜歡讀書，也為孩子購買、訂閱各種讀物。進入高中後，我才發現家裡書架上擺的都是中外世界名著。

由於家庭的影響，對文學的興趣融入了我的血液，培育了我的想像力、理解力，也塑造了我的心理性格。我成了一個多愁善感而理想化的人，既能在花樹、稻田間流連，感受春華秋實，識別生命的美好，但也意識到一切都將隨風而逝，美是如此飄渺、留不住，生命亦如此。

但生活還在繼續。和大多數中國學生一樣，我為了“美好的將來”努力。最後的高考成績甚至超出了家人的期望，我被北京大學錄取了。所有人都恭喜我們，好像我一夜之間飛上枝頭成了鳳凰，從今往後可以坐享燦爛前程。

但這不過是幻想。在這個著名的學校，我第一次遇到了嚴重的心靈危機，這場危機最終促使我歸向了

基督教。

進大學後的失落

在一所最好的大學當學生不容易。這裡的競爭異常激烈。所有人看起來都見識廣博、聰明過人。進入這所學校對我來說是意外之喜，這也意味我並不知道如何與這些有能力的孩子相處。漸漸地，高中時期因為學習壓力而潛伏的一些問題開始暴露，在兩三年之間完全爆發。

首先，進最好的大學並不能保證幸福的生活。這是家長和老師善意的謊言。人生像是一場障礙賽，我只不過僥倖過了第一關，這場比賽沒有終點。如果從艱辛的勞作中獲得的成功只能帶來短暫的快樂，那麼人生的真正目標是什麼呢？

其次，社會就像一個大染缸，誰也避免不了被染上顏色，失去純真。在上大學的第一週，我就目睹了一場令我瞠目結舌的小範圍的爭權奪利。文學已經讓我鄙視油滑、冷酷、自私，難道我竟必須成為這樣的人嗎？還有沒有別的選項？

第三，我的父母在我大二的時候離異了，因為父親拋棄了我們。我感到異常羞恥，同時對人失去了信任。文學教我辨別善惡真偽，也讓我知曉人多麼能自欺欺人。被至親背叛之後，我深深懷疑自己的判斷力。如果連自己都不能相信，我又如何相信其他人？對他

人失去信任的人不知怎麼面對自我和世界。因此，我夜夜沉迷於新興的網絡遊戲，只因為那是一個虛擬的世界，沒人能夠傷害我。

尋求真理的曲折路

大學裡的教授應該知道真理吧。他們能解決這些問題嗎？大學時期是啓蒙時代，教授們鼓勵我們獨立思考、提出問題。康德說：“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性！”這成了我們的座右銘。

當代文學批評中左翼思想充斥，它們憑藉對社會不公的辛辣揭露和理想主義的訴求吸引年輕學子。我迅速邁上了文化研究的軌道，急著從政治、階層、性別來分析文學作品，解構社會現象，卻不知道這種批評方法中潛藏的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也悄悄侵蝕了我的價值根基。

受一位我非常景仰的女教授的影響，在大二的時候我成了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它的目標是成為獨立的女性，看上去合理、高尚，也很給人安全感。同時，由於從小被灌輸的無神論無法滿足心靈渴求，我開始接觸佛教。這個中國傳統宗教提供了不同於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選項。尤其在我的女權主義實踐因缺乏內在力量而破產的時候，我自然而然轉向了文化心理上熟悉、理論龐大嚴密、充滿想像力的佛學。

我花了一年時間選修佛學史。在陷入心靈危機的

時候，在一位佛教徒的勸告下，我開始試著背誦《金剛經》中的一段文字：“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一開始，這段經文使我感到難得的平靜，但沒幾天我就感到絕望。如果世界上沒有什麼真正有價值的存在，我為什麼要留在這裡繼續痛苦呢？自殺才是明智的。那時候我才意識到，愛是我的根本——雖然它可能會深深地傷害我。對佛教來說，任何具體的愛都是幻覺，但愛才是我繼續呼吸的理由。

1999年秋天，我認識了一位韓國姐姐，她是我們系的博士生，我在大學裡認識的第一位基督徒。一位教授開了一門新課，名叫《聖經與文學》。我對這位老師感興趣，於是按照課程要求買了一本聖經去上他的課。第一課我們讀《約伯記》。我驚訝地發現，這部書擁有深刻的智慧，這改變了我以前對宗教的刻板印象：真正的信仰充滿了智慧，不是教條。

一次課後，韓國姐姐提議與我一起讀聖經，因為她認為老師講的不正確。我覺得這是了解西方文化的好途徑，樂意前往。出乎意料的是，她給我讀的不是《聖經》，而是一本名為《四個屬靈的原則》的小冊子。更讓我吃驚的是，念完小冊子，她問我是否願意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我起初覺得很尷尬。雖然我覺得她人很好，比我認識的所有佛教徒都要好，但當時我們並不是親密的朋友。而且我以前從沒有想過成為

基督徒。但是她那麼真誠、熱心，直接拒絕也似乎不妥。

就在那時，我忽然想起自己這些年的尋求，期待自己的生活有一個堅實的根基，想起那些在網吧裡熬過的長夜。我突然失聲痛哭。她溫柔地抱著我，為我輕輕地禱告。在眼淚和禱告裡，我漸漸做了決定。我從未認真選擇信仰，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需要保留無神論，尤其是在我的生活如此迷茫和令人失望的時候。在另一個方面，聖經似乎是一部充滿智慧的經典，它允許信徒質疑所信仰對象的正義。這種信仰具有一種深思熟慮的動態平衡，能夠處理現實生活中複雜和微妙的問題。也許我應該試一試。我跟著她作了決志禱告，並不知道從此以後我的人生就真的不一樣了。

轉入基督教文學研究

在韓國姐姐的推薦下，我開始參加一個家庭教會，一年多以後在那裡受洗。這是一個由大學生組成的團契，很有活力，充滿友誼和親情，大家一起熱心傳福音。在我信主兩年後，我當時的男朋友，現在的先生也接受了福音，並由同一位牧師施洗。我們積極參加教會的活動，學習服侍。我們在詩班唱歌，接待新人。我作初信栽培，有時也講道。我的先生則擔任教會的出納和執事。

在享受美好團契生活的同時，我漸漸對基督教文

學研究產生了興趣。為了更深入了解信仰，我閱讀了一些相關書籍。那時還沒有神學書籍大規模、系統的譯介，能接觸到的書籍大多採取中立或批判的立場，與教會的信息不協調。此外，也找不到一本書包含我想要知道與基督教相關的知識，如：教會歷史，聖經註釋，如何實踐等等。

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的興趣已經從女權主義轉到了基督教，所以我選擇了一位當代天主教小說家作為研究對象。結果我發現，天主教與新教福音派差異很大；而沒人能向我解釋教派的多樣性和分歧。這位作家對天主教的描述，看上去簡直像是另一種宗教。理解基督教不容易，我踏上了尋求的路程，其中有挑戰有驚喜，也伴隨著難題。

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普遍缺乏長輩。我所屬的教會中90%以上都是同齡的新信徒，眼前缺少成熟基督徒的生命見證和榜樣。而由於長期接受無神論訓練，我們更熟悉的是各種反基督教的理論，它們阻擋我在知識上接受宗教信仰。在實踐和理論層面，都有許多的鴻溝等待跨越。

我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在學習西方文論的時候，俄國思想家米哈伊爾·巴赫金吸引了我。他的“對話詩學”和“狂歡理論”在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界備受矚目。我留意到他的理論植根於東正教思想，西方同行的一些著作也支持這一觀察。為了探討東方教會與巴

赫金文論的關係，我閱讀了許多俄羅斯宗教思想家的中譯本。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我展示了真誠的基督徒如何勇敢地思考！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我對知識的需求，也建立了我對基督教學術的信心。巴赫金揭示了將基督教思想導入當下文學批評的可能性，激發了後者的活力，並直接影響了他的理論應用者的批評和價值取向。一句話，他證明了基督教思想與“世俗的”人文研究之間的對話不僅可行，而且可能富有成效。

啓發學生的教師

在做這些研究的時候，我漸漸有了一個想法：為什麼不在高校裡做一名基督教文學教師呢？我似乎對這兩方面都有持久的興趣。而且據我所知，很少有教授研究基督教文學或開設相關課程，也因此中國的西方文學研究中有許多空白，形成了普遍的誤讀，亟待糾正。

我決定去讀博士學位。在中國，關於這個學科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源都有限。在西方，雖然人們對基督教與文學的歷史聯繫認識得很清楚，但由於左翼思潮在該領域佔據主導地位，所以主流學術界刻意迴避從同情的角度研究基督教文學。因此，這一研究具有一定前沿性。

感謝主回應了我的願望，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我

順利博士畢業，並在一所大學找到工作，開設了基督教文學的相關課程。

成為教師之後，我仍然記得自己的大學時光。官方宣傳的思想在校園裡依舊流行，甚至被奉為常識。馬克思主義的刻板教育摧毀了學生追求真理的興趣。他們或許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但也找不到更好的選擇。由於沒有穩定的人生觀，迷茫和絕望不可避免，在經歷人生困境時尤為脆弱。通過我的課程中，我希望學生可以意識到自己的教育中缺失的部分，對世界、對歷史有更整全的認識，並對有神論的世界觀更加開放。

在解釋沒有明顯基督教背景的西方文學文本時，我謹慎地選擇闡釋理論。解釋文本的方法能夠反映解釋者的世界觀。我刻意擯棄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對這些思想中的真理概念提出質疑，指出它們的應用不切實際。如果真理是判斷是非的最終原則，那麼懷疑論和相對主義就不能成為道德生活的堅實立場。對真理的存在持懷疑論的觀點，好一點導向功利主義，糟一些則是虛無主義和利己主義。

經典的文學是對人類生活的精確觀察和總結，啟發人們離開錯誤的信念，鼓勵人們過高尚而幸福的生活。這些立場也獲得了學生的同情，其中的說服力源自與偉大的思想，也就是文學大師作品中的真誠對話。

神學裝備的必要

在中國做基督徒學者可能會有特殊的收獲，因為我們是稀有物種，視角獨到。稀有的另一面是孤獨。我是學院裡唯一的基督徒，在政治上不正確。另一方面，好的基督教學術資源在國內很難獲得。在研究中，我漸漸感到因神學裝備不足而出現的瓶頸，跨學科研究難以為繼。而這一不足無法靠短期的國外訪學得到彌補。我嘗試在國內參加神學院培訓，但以教牧為導向的神學教育不能和我在人文學科受到的訓練相匹配，無法回應其中的問題。

2015年發生三江教堂事件，直接促使我考慮出國讀神學。這座教堂與我出生的城市隔江眺望，因此我密切關注了整個事件。在春日的午後，那座新落成的仿哥德式的雄偉建築被野蠻地拆毀、夷為平地，我突然感到在這個國家自己是一個陌生人。我沒有辦法在這樣的世代獨善其身。生命好像還可以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

這時候，唸碩士時讀一本書偶然迸發的念頭再次出現。這本書叫《神學的靈泉》，是一名當代東正教神學家對基督教神秘主義起源的研究，其中有一章介紹尼西亞教父之一尼撒的格里高利。我曾經被他集高度哲學思辨與虔信實踐體驗於一身的神學迷住了，心中感慨：這是一個值得為他花上十年、讀一個博士學位、效法一輩子的人。如今大陸的神學教育如此匱乏，

下一代教會極其需要敬虔的神學裝備。我既熟悉學院教育，又好為人師，為什麼不為神學教育盡一份綿薄之力呢？

從此，又是漫漫長路。有喜悅，有難處，但是心底的平安從未遷移。按中國人和基督徒的說法，這大概就是我的天命和呼召。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杜克大學讀神學博士



一生獻作活祭

郭士恩



號稱第五代基督徒，我從小讀教會幼稚園、參加兒童主日學，就像個「模範生」——然而，那時的我對於信仰，其實很無感。

從小我便是個好奇寶寶，對於許多事情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國中時期，接觸到達爾文進化論以及各種流行文化，讓我更加質疑聖經的價值觀。我內心有個疑問：「神真的存在嗎？如果存在，為什麼我從來都感受不到祂？」

有感的信仰

後來，我在人際關係上遭遇許多挫折，感到極度沮喪無力，於是才認真向神禱告。奇妙的是，藉由禱告，我的心竟能得到安慰平靜。我第一次感受到：神真的垂聽我的禱告。

國中時，同學嘲笑我是「半個基督徒」——因為我對聖經一問三不知！這讓我很是羞愧，下定決心每天認真讀聖經，並且努力實踐聖經的教導。不讀不知道，原來聖經所說的是那樣真實！原來信仰是非常有感性的！越禱告越讀經，我越發渴慕認識神、經歷神，甚至向神呼求：「求你試煉我，使我能更多經歷你！」

神垂聽我的禱告，讓我有機會陪伴一位患有憂鬱症的同學長達兩年。在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自己的有限與軟弱，也真實感受到神的同在與安慰、以及祂那長闊高深的愛。因此，升高中前的暑假，我決志接

受耶穌基督作我生命的救主和一生的主，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隔年夏天，我參加了一個五天四夜的青少年禱告特會。最後一天晚上，營會講員作了一個邀請，呼召願意全職事奉神的人走到台前；我還記得他這樣說：「當牧者，要有一顆破碎的心。」聽到這句話，我很激動，彷彿是神對我說的！我頓時明白，原來神讓我幫助那位憂鬱症同學，為的是要讓我能體會牧者的心腸。那晚我順服聖靈的引導，走到台前回應了神的呼召，並且禱告：「主啊！你既然揀選了，你就帶領吧！」

神一直在等

高中時的我年少輕狂，加上現實的壓力、世俗的誘惑、情感的軟弱……慢慢地，我遠離了神的呼召。面對未來的茫然，我選擇聽從人的聲音、順從社會潮流，選擇熱門科系，也如願考上了世人眼中理想的大學。但我仍然充滿困惑，不知道神到底要我做什麼。

上了大學後，有基督徒學長邀請我參加校園團契。我重新感受到肢體生活的美好，信仰也再次被神堅固；慢慢地，我開始在團契中學習服事。

升大三前的暑假，我參加了青年宣道大會。那次營會中，我回想起幾年前神對我的呼召，心裡十分火熱。然而在最後培靈晚會中，講員呼召有全職事奉感

動的人站出來時，我卻步了；只在心裡向神承諾：將來若神「明確地」呼召我出來，我會馬上獻身。

當時我不覺得自己「夠格」能成為全職傳道人。我退而求其次，給自己的目標是成為一名福音教師，幫助年輕學子。

大四那年，團契輔導和同工推舉我擔任主席。這件事讓我改觀，了解到：其實沒有人「夠格」來服事神，都是神恩典的揀選。曾經，神呼召我走上全職事奉的路，而我也清楚地說「我願意！」如今，福音教師真的是神要我走的路嗎？

那時我已經申請了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朝著教師方向前進；然而，內心深處卻升起一股莫名的負擔——全職事奉的感動。就在我躊躇不定時，神透過教會傳道人向我說：「祂在等我。」簡單的一句話讓我痛哭流涕！

我一直說服自己：神早已忘了當年的呼召，一切只是一場誤會。大錯特錯！神從來都沒有忘記過我。那幾天靈修時，讀到耶利米書1:10：「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我更是激動痛哭！這句話是指著我說的啊！我清楚感受到神是真的已經揀選我，並且要使用我。

踏上呼召路

2012年4月的受難日，也是我的生日，似乎正預告了我即將走上與基督同受苦的事奉道路。雖然知道神要使用我，但我心中仍然擔憂，覺得沒有辦法一個人走上這條事奉神的道路。小信的我作了一個禱告：求神賜給我一位幫助者，與我一起走這條不容易的路。

神很快就回應了禱告！5月母親節主日，祂用創世記2:18「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讓我認定了一位姊妹，就是神要賜給我的幫助者伴侶。無獨有偶，到了8月，神又再次給了我印證。當時我在四川短宣，恰好見證當地一對基督徒新人結婚，新郎提到，他確定另一半的經文就是創世記2:18！

在多方禱告尋求並得到印證後，我決定勇敢回應神的呼召。我放棄了研究所，直接入伍當兵，並開始為報考神學院作準備。

那一次的四川之行，神也讓我瞥見了未來可能的事奉方向。近十天的短宣所見，使得宣教的感動滿溢我心。不論鄉村城市，沿海內陸，各處的教會都急切需要具備良好神學裝備的傳道人來牧養羊群；我也看到諸多異端四處橫行，純正真道的裝備更顯必要。我彷彿望見一個極為寬廣的禾場。

11個月的軍旅生涯，對我來說是生命的曠野。我學習服從權柄，以及謙卑對待與我不同類型的人。

部隊的輪休制，讓我不能穩定聚會，只能自己找時間親近神，獨自靈修禱告。神用這樣的環境淬鍊我的心志，也讓我經歷無論處境如何，神仍然掌權。

退伍後，我順利考上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進修道學碩士。

奔跑全為主

讀神學院之前，我從來沒想過要出國，更不知道讀完道學碩士以後還有別的學位。雖然我一直在思索畢業後的事奉方向，但就是沒有考慮過神學教育。只是每次有機會教會教導聖經，我都充滿了活力和熱情，我也發現學生很容易明白我所教導的內容。

在神學院，我建立了一個小組，與同學一起切磋聖經語言的學習。有些同學理解和背誦希臘文比較弱，我就自願為他們補習。越來越多人回饋說，我有當老師的天賦。漸漸有人建議：我可以考慮出國深造。起初我不以為意，直到一位來自印尼的牧師問我，是否願意接受他們的支持，出國進修且學成後去印尼任教。這讓我開始認真思考出國讀神學的可能性。

從華神畢業後，我順利申請到美國Gordon-Conwell神學院。出國進修是一條新的信心之路。我在2018年完成了神學碩士；過程中，我體驗到聖經研究的豐富世界，常常對神的話語感到驚嘆與敬畏。

之後，我有機會在華人教會全職事奉一年，其間深刻認識到：倘若缺乏聖經真理的裝備，服事時甚至可能損多於益。這更堅定我對神學教育的負擔。因此，2019年秋天我來到多倫多，繼續攻讀博士。

我發覺，「學術」是把兩面刃，有淵博的學識不代表有好的靈命與事奉。因此我期許自己，在裝備學術能力的同時，勿忘神學教育的初衷：為了基督、為了教會；不只是闡明真理，更是要幫助教會活出真理。

感謝神過去的引導，向我顯示出祂極大的恩典和憐憫，祂也必繼續帶領我，向著標竿直跑。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時，在多倫多大學讀舊約博士

每位恩福神學生皈主的歷程迥異，但當屬天聖潔的烈焰照射他們時，他們都經歷了生命的翻轉：基督寶血洗滌了污穢的心靈，使他們確立了聖經的價值觀，進而重新塑造了他們的人格。

過去二十幾年，我目睹了恩福神學生在靈裡成長茁壯的過程。神給他們不同的信仰功課，使他們可以經歷祂的信實和偉大。這二十幾篇作者的生命樂章，彈奏出他們內心對神的頌讚與敬拜。

陳宗清

恩福會長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